疏劄

楓皐集

四

共八

楓皐集卷之七目錄

疏劄

辭待敎疏
辭吏曹叅議疏
再疏
王世子冊禮後辭嘉善大夫疏
辭壯勇使疏
辭兵曹判書疏
再疏
三疏

辭兵曹判書兼請隨　因山靷行疏
辭正憲大夫疏
辭吏曹判書疏
辭本兼諸職疏
辭藝文提學疏
因鄭日煥筵奏辭職疏
辭大提學疏
再疏
三疏
四疏

辭前文衡會圈疏
辭復拜大提學疏
再疏
大禮時辭戶曹錢布疏
大殿坤殿疹候平復後辭賞典劄
大禮後乞解兼帶諸職疏
乞解兼帶諸任疏
大殿痘候平復後辭賞典劄
辭訓鍊大將疏
再疏

閤圈後請罪疏
辭諭善僚屬差出時同議以薦剳
乞寢折字巾造進疏

楓臯集卷之七

疏劄

辭待敎疏

伏以臣學蔑年淺之藐然一後進耳簪筆之妙揀抄啓之峻選有一於斯何嘗彷彿而左右香案之前周旋羣彥之間者譬如向陽卉木日滋長而不自知矣臣雖穉騃亦具省覺仰感　聖渥之淪浹俯念家世之忠貞惴惴一念如集于木至於內閣冰銜夢想豈到而今乃舉而畀之待敎之任深嚴之地宿儒所處昭回之編學士攸輯則童子可使備官庸工可使代

斷乎以職方人不稱曰濫上以濫授下以濫叨濫之
損不但止於臣之一身而已臣安得不怵然而驚惕
然而僂疾聲求解於　天地父母之前哉豹直未脫
牙牌儼臨他不暇顧章皇肅命而因仍蹲據有乖廉
防玆敢冒入文字仰瀆崇嚴乞賜遞改毋累愼簡職
是華貫言非飾讓仰惟　聖明庶幾俯燭焉

辭吏曹叅議疏

伏以歷數朝紳愚騃如臣而濫竊如臣者凡有幾人
以千萬無肖之賤品蒙千萬曠絕之洪造粵自韋布
應講之初至于今衣緋頂玉上下十三四年間煦濡

雨露之澤依近日月之光淸貫華選歘歷殆遍區區私忖每以爲藐然小臣旣無寸長可裨聖世則但當寄心虛舟回頭急流志遏溫飽而少逭自作之孽跡避名利而剩留不盡之福以圖終始生成之澤以效身心塵刹之奉斷斷此心可質神明而曾或披導悃愊於淸燕酬對之間惟聖明亦已俯燭其才器之無用而志願之有在矣不意今者三銓特除忽及於夢寐之外寵命纔頒庚牌荐降惝怳震悸誠不知措躬之所也國家用人之道雖微僚末官必量才授能然後庶盡天工人代之責今臣年學俱淺望實都

乏喉院夙夜之役諸曹佐貳之職尚有不克堪承之懼矧玆堂堂銓選之地寧容濫竽於其間臣天性至頑且惷以其知覺則菽與麥無所辨以其鑑別則賢不肖無所知且於尋常家居邸狀政眼曾不留心看過看亦不解其故如鄉村愚夫忽覩官府茫不識高低東西一切世務瞢如墮霧今若以此爲臣修身輝闕之資則已苟欲使臣效淸朝甄別激揚之政則何異責瞽者之辨色撻齊人以言楚哉顧臣平居之自矢旣如彼今日之自劃又如此其於去就諒亦審矣設以逡巡方命之故仰觸嚴威至蹈斧鉞嶺海之危

卽賤心之所安也竊念事君之義無隱爲本而趨走爲末使臣之禮勵廉莫先而寵利莫後故長源辭官而唐宗不奪其操若水勇退而宋帝俾遂其心千載之下想像見君臣上下情志流通之際每讀史至此未嘗不激感艷慕也今臣之庸陋愚昧固不及二子萬萬然惟是我　聖明成人遂物之盛德至仁遠邁於唐宋二君飛潛動植之類莫不各遂其願伏況臣以世祿之裔邇密之列受恩罔極與天同大斂不得藏于屠沽之中走不得棲于藪澤之間惟是得全家聲獲免大戾爲不報之報者無出於度已量力杜門

守拙而已初非如二子浩然高引之舉則以若遭際以若志願夫豈有自阻其情之理亦豈有天只不諒之歎哉召命之下蠢動無望玆敢冒死呼籲畢陳衷赤伏乞 天地父母察臣切至之懇矜臣悶苦之言將臣新授職名亟賜遞改因命永勿檢擬於選部之望以重公器以遂私願千萬血祝抑臣又有冒陳者授職之難自古爲然故設之銓衡之任俾主通塞之權以採朝廷之公議而 君上不之與焉所以示人以公而不以私也今臣之叨是職不循常格遽承中批惶霣感結有倍他人而第未知其於公議果何如

也其有妨於公議也則臣雖欲抗顏冒據誠不可得其無害於公議也則爵祿非　殿下之所可私施也此又臣難進之一端然臣之株守不在於此而如右所陳則又何敢覼縷爲說重犯瀆褻之辜哉

再疏

伏以臣癡人也視如瞽聽如聾言如啞思如塞不辨妍醜焉知清濁戒在四舌病入蓬心四無當而百不猶長老誚責之朋儕悶憐之又況痛纏孤露怙恃見背倀倀此世便一繫匏凡在榮辱倚伏之機泊然若相忘者誠以海禽之微尙亦知感林烏之哺蓋欲移

孝既　聖上愛臣以恩斯勤斯顧臣事　聖上以不報爲報炳然一心可質神明心者天君也臣欺臣心是欺天君也君於臣天只也天可欺乎臣向承見職中批之隆命猥暴平生咫尺之徽守言則涉於狂僭跡亦歸於臾訴斧鉞在前而恬如玉佩嶺海在後而視同樂土臣罪至此萬萬死而不可贖矣然而　聖朝爲治物物皆得以臣速何荷譴之蹤亦在幈幪被燾之中郵止恩罷不拂其性臣手攢頂禮矢之以含珠結草不意此際又辱除旨且惶且駴莫省所由謂曹吏以誤尋到此奉召牌則諒臣匪他天地之大人

猶有憾者若爲臣今日道也臣請更冒萬萬死爲陳一言而蒺命焉今之忌諱不從宦三字父詔其子兄勗其弟青雲綠樹惟汝進進貪得者樂聞懶取者懷怯滔滔流獘有非一葦可杭大抵父兄之於子弟望其立身明庭得有令名而今乃戒所當勸勸所當戒一切相反於同然之人情臣誠求其說而不得若謂朝家之好惡不在彼而在此云爾則臣雖駑劣亦嘗侍中淸燕承顧眄而奉謦欬死罪主臣粗有管蠡之測願將千口百舌傳之一身以明其不然也若夫手扶涿鹿之迷障絲補衣裳之垂治如臣無似何足堪

擬於指南之輗軏而爲天下倡則死馬之骨猶香爲衆中先則魚目之珠亦珍噫奉身於無何有之鄕棲神於誰與爭之所披不報爲報之片片血腔酬恩斯勤斯之汪汪洪私此臣之至誠大願也惟 聖明深軫曰生之仁曲推不殺之武矜愚恕妄俾全溝瀆仍命下臣司敗治以當律

王世子冊禮後辭嘉善大夫疏

伏以天人丕應月日叶吉惟我 王世子邸下誕舉三加之禮光膺貳極之冊洪休寶籙綿鞏於 宗社喜氣歡聲洋溢於 殿宮環海東方六千里跂息肖

蝡莫不鼓舞動盪延頸拭目咸戴漢儲之仁聞爭誦
周王之無憂臣於是際猥以宮僚之銜獲承僎人之
命與榮有倍於同僚快覩又先於盈庭光耀慶祝萬
萬無比迺者縟儀既成恩賞遽及至蒙超擢之私濫
陞亞卿之列惶隕感激誠不知措躬之所也念臣空
疎鹵下文質無當靑年頂玉涯分已踰黑頭腰金夢
想豈到昵侍离明之重光贊相醴醮之盛禮卽是分
職之當然而臣子之至榮雖使永謝冠簪退處丘壑
固已志滿願足又安有毫分趨走之可紀而混被飾
喜酬勞之典當此非常之異數哉爵賞者聖王所以

進賢命德礪世磨鈍之具也上非其人而授之謂之誤恩下非其器而據之謂之倖占雖微官末僚猶懼人器之不相稱矧玆宰列之顯關治道之汚隆係朝廷之輕重則豈可以如臣無肖冒厠其間來童子備官之譏累聖人則哲之明乎卽日祇肅雖緣慶抃之餘忱因仍承當實壞廉恥之大防玆敢猥綴蕪辭仰瀆荃聽伏乞 天地父母諒臣非飾之讓察臣至切之懇亟命收還臣所授資秩以重公器以安賤分不勝大願

辭壯勇使疏

伏以雲悕寖邈月朔再告計日之制於焉已盡仰惟
我　殿下孝思出天攀擗之哀至今如初踐位行禮
固是聖人之達孝臨政出號益覺萬事之觸感臣獲
近嚴廬之側仰覩深墨之容出入吞聲有淚如泉伏
願　殿下念　宗社付畀之重體　殿宮慈護之意
節抑自愛用副率土之望千萬泣祝嗚呼我　大行
大王盛德深仁入人者深天崩之後近自京闕都鄙
以至深山窮谷舉皆奔走號痛如不欲生是固秉彝
之同得而二十四年煦濡陶甄之功化益可以驗矣
至若賤臣者欲報之恩昊天罔極而顧不能滅性於

禍變之日以效身殉之微忱頑然苟支食息自如悠悠蒼天此何人斯千萬夢想之外摠帥特授之 慈敎忽下於蒼黃震盪之際臣摧腸益裂驚魂愈飄不覺五體之自投而控訴無地事勢迫急號泣受符權且膺命曾未幾日又換壯營之任兼承直宿之諭則殆若疑危之際非此莫可者然痛割如新愧懼罙深方寸之內水火交煎燈灺漏殘之晨雨晦風冥之夕悄伏周廬追慕昔日極至之恩造深惟目下孤危之國勢托付之 玉音盈乎在耳艱難之殷虞黯然銷魂臣非木石吁可忍斯寤辟有摽明發不寐詩人誠

先獲我心嗚呼天乎若臣情地歷數千古尚有是否
嗚呼今臣一縷未盡萬慮叢集而猶且手攢頂禮默
謝皇穹者卽我 殿下自在衣尺之時睿姿天縱而
又承我 大行大王身敎之法義方之訓夙有令聞
遠播八域搢紳切愛戴之誠黎庶溢謳歌之思厥惟
久矣玆當嗣服之初景命方申而我 東朝殿下以
女堯之聖德行元祐之故事環海東億萬生靈方懷
於戱不忘之思舉切愀如復見之願肇自今凡於政
令施措之間 兩聖相依一遵我 大行大王平日
規模罔或有違則太平萬世實基於此矣傳曰不愆

不忘率由舊章又曰先君之思以勗寡人兹豈非
東朝殿下曁我　殿下之所當念兹者乎臣愚僭越
敢垂涕而道之嗚呼臣雖至庸極陋尙有一分彛性
粗聞古人追先帝報陛下之義炳然一念只在於不
擇夷險盡瘁畢命八個字而已則當此皇皇哀毁之
辰豈敢爲尋常言私之計而事有舛於格式義或傷
於廉防則又安得不仰首哀籲於　殿下之前哉凡
百庶官何職不然而惟是將兵之任關係自別居則
有陰雨之戒急則有介胄之用故自非韎韋之君子
勳戚之重望上未嘗輕授下不敢冒據其難其愼殆

有甚於公孤之重數百年成典可按而知也臣旣年少書生於勳於戚兩無可據則數十日冒沒權受猶且騂顏而汗背今若僥倖於當日哀遑中非常之命恬然因蹲不思亟解之圖則當世之笑罵後人之譏評姑舍勿道點檢身名獨不愧恨而欲死乎嗚呼言之至此只增摧咽玆敢收拾殘魄疾聲鳴號伏乞
天地父母哀之悶之收還臣所帶壯勇使之任仍治臣瀆擾之罪以肅一初之朝綱俾遂匹夫之微諒焉

辭兵曹判書疏

伏以臣卽伏奉 東朝殿下特授兵曹判書之命恩

敎曠絕感祝攢頌之餘繼之以震剝罔措求死不得也嗚呼以臣之情地宜卽滅身蕁蟻少報　先大王千古夐絕之恩造而頑於木石冥若豚魚至今苟活一縷猶存則炳炳寸丹只在殫誠於奠饋窀穸之禮竭力於起居保護之節而已外此夫豈有一分當世之念哉今玆特畀之　慈意臣未敢知何取於賤臣而又有此非常之舉也臣之才具地望有足以髣髴於此任則豈不思生死向前圖報萬一而一營之管轄尚懼不堪況此本兵之長統率諸營甄別人物其爲責任緊重尤如何則是豈年少望輕者之所當輒

授一任其債事而不之恤也抑臣有滿腔悲寃之辭玆敢抆涕而陳之記昔侍 先大王於燕閒也威顔春解天語諄諄語及朝臣升沈榮辱之故 先王下教曰予遍閱今人心虛而恬靜者惟見爾一个予之所喜所取者在此又曰爾心予自知之能永保此心則可爲完人賤臣仰對曰他事臣固不堪亦未必辦至於此事庶幾勉圖矣厥後當三銓特除之時屢違召命纔陳衷懇輒蒙曲諒之恩而伊後筵中亦以此屢承華衮之褒臣之自晝於名利照爛之塲不但賤臣之所自知抑亦陟降之所鑑臨也今 眞遊未遠

玉音如昨而忽地出脚於是任則東西均是銓也前何意而苦辭後何故而樂赴耶一身之顚倒無據姑舍其將負 先王知遇之深而永爲此世之罪人矣古人豈不言乎恐傷先帝之明臣雖萬萬無狀萬萬鹵下粗聞君子之緒言矣寧被嶺海鈇鉞之誅决不敢貪緣僥倖遂負自矢之初心也言之及此五內如割庚牌屢降轉動無路收召殘魂忙陳短章伏乞
聖慈俯賜矜憐仰稟 東朝卽將臣新授爵秩亟賜鐫削仍治臣逋慢之罪以肅朝綱以安微分焉

再疏

伏以臣纏九地難徹之慟抱終身自失之義瀝血叩
閽威罰是俟及奉批旨誨諭諄諄俾卽膺命臣愕然
失圖直欲鑽地而不可得也噫臣之區區微諒若有
一分毁晝之望豈敢於嚴廬衰疚之時備例飾讓仰
煩酬應而顧臣滿腔煩冤必辭乃已者豈直以才具
鹵下知識芒昧不足以擔重務而稱物情而已哉誠
以避遠名途寄身虛舟卽平生斷斷苦心而質言於
君父之前曾蒙印可之褒體諒之恩則今何敢諉之
以已作千古之事而揚揚冒沒於中權顯要之地甘
此身爲兩截棄前言如弁髦哉傳曰言者身之文也

言若可廢則與無身等耳雖欲藉手而事我　殿下其可得乎竊伏惟我　慈聖殿下以女堯之聖深明使臣之禮曲軫遂物之仁倘燭臣今日情理冒進則傷於義必遞而全其守則必不待屢控哀籲而可獲盤帶之褫矣臣於夜中冒死違召而旋承勿爲呼望之敎臣欲進則株守難回欲退則象魏莫嚴此殆臣命卒之秋也玆敢席藁闕下申綴數行罄暴悲苦之衷伏乞　天地父母曲垂哀矜仰稟　慈聖亟收臣本兵擢秩之命以卒生成之澤仍治臣屢瀆之罪以昭法紀千萬泣祝

三疏

伏以臣於日前冒昧陳懇冀遂區區微諒及伏奉慈教誨責截嚴臣於是震慄蒼黃竭蹶肅命而退自循省不免爲負心辜恩之人俯仰穹壤慚痛何極顧臣出脚之後豈不欲殫竭駑鈍以效奔走之忱而第目下病情實有公私兩妨之慮輒敢冒死仰達焉臣質本脃弱居常善病而自遭天地崩坼之變心肝摧裂神魂飄蕩芒芒忽忽殆如喪性之人雖其行立坐起或自強策榮衛形色漸以就鑠自去月内入直之時忽患毒疳于今一望有餘證形有加無減寒熱互

至肌膚暗銷嘔泄兼作食飲全廢膈痰橫亘頭疼暈
轉乍接人客氣如奔潮略披文書眩若霿霧委倒牀
第不踰門閾又已數日矣以此之故再昨次對即我
殿下一初勤政諮治之第一賓筵而不得隨諸臣之
後仰覩我　殿下裁處機務之盛臣且悚且鬱殆又
添病臣今日試刀圭期於速差而藥效苦遲雜症隨
發殗殗涔涔與鬼爲隣以若神識以若證情管諸營
鈐轄之權行韎韋黜陟之政初非擬議之所可及而
大政之期隔無多日一切政注間事尚此擔閣一邊
終日呻囈有若博塞之亡羊臣心之悚險姑舍國體

之苟艱何如左右思量與其泯默而終致僨誤毋寧呼籲而自訴疾痛倖冀天地日月之慈庇而明燭玆敢力疾搆章仰瀆崇聽伏乞　聖慈俯垂矜諒將臣本兵重任亟賜遞改俾得安意調治以保殘喘仍治臣比日瀆擾之罪以肅朝綱千萬至祝

辭兵曹判書兼請隨　因山靷行疏

伏以光陰流駛禮月奄臨告朔之典旣行啓欑之禮在卽伏惟　孝思罔極攀號益新仍伏念臣徒抱遺弓之痛未效蕘蟻之忱木石冥頑式至于今每念我先王慈育陶鑄之盛德大恩殆若孤負平昔深有愧

於燕趙尙氣者之猶能以一死相報也嗚呼廞衛將
戒萬事轉深穹壤悠廓皇皇無及此際幸蒙恩點於
隨紼之閣臣庶幾躬陪　玄和進詣　山陵伸誠於
窀穸之事溘哀於終天之訣昨夕登筵之時伏奉發
靷後追詣之敎而大臣仍以此時本兵之臣不宜在
外經宿請寢臣行臣在後承聆不覺眼昏臆塞而筵
體莫嚴不敢費辭陳懇而退大臣此奏非不諒臣情
理特緣重臣職名故耳然情理決無可強之勢而職
名猶有可解之道若爲職名之所縻以致情理之莫
遂則豈非臣沒身難瞑之恨而　殿下亦何忍於臣

耶古人於朋友之喪葬尙或棄官解紱徒跣千里之遠匍匐三月之期　先王於臣父師兼三設使臣疾恙纏綿四體不遂猶當拚棄性命自致於玄隧之前區區官職何與於身而蠢不知變偃處苟息以古人施諸朋友者反忽於二十年事一之地乎心胷崩轖抆涕達宵略綴數行疾聲哀懇於嚴廬之下伏乞
聖慈俯賜矜諒將臣本兵職名亟許鐫改俾得無碍隨叅於執紼之列因治臣此時瀆擾之罪千萬泣祝

辭正憲大夫疏

伏以居諸迅邁　先大王因封之禮儵焉已過虞事

且四行矣儀刑寖邈穹壤悠廓伏惟　孝思皇皇攀逮無所情雖不窮禮固有節伏願上體　殿宮惟憂之心下副臣庶顒祝之情勉抑自護深軫保嗇卽臣區區之懇耳仍念臣特蒙曲諒之私獲遂奔會之願忍見玄隧之永閉徒自號呼躑躅不能効鍼虎之下從芒然歸來依舊視息嗚呼人斯何斯冥頑此際以諡冊製進之故忽承晉秩之恩聞命摧咽只欲溘然噎以臣千古所罕之蒙被猥當　大聖人節惠之文思欲述功頌烈闡徽揚美丕有以耀千秋之觀瞻慰八域之思慕筆與腸抽墨和淚滋終然學短識淺才

不逮誠勺蠡河海之大畫葫日月之明者在 先大王盛德大業尙懼其形容萬一之不得俯仰悚恧閱月靡已榮之至也何所勞焉罪云大矣安用賞爲恩誥在手五内增裂抆血陳辭辭不暇長伏乞 聖慈俯垂諒察亟命收還臣正憲新階以安賤分以愼恩典千萬至祝

辭吏曹判書疏

伏以臣備陳宿蘊之情兼暴不稱之實冀蒙體諒御下擔負得以投閒息影謹守拙分及奉批旨追昔年眷顧之恩示今者優容之意丁寧懇惻鄭重磊落臣

奉讀未半感結摧咽首頓手攢清血直迸假使臣溘先朝露抱此恩言可以有辭後世臣是何人乃敢當此惟是職名自如抑菀愈深召命屢辱蠢動無路則不得不冒萬死申復惟　聖明矜察焉噫臣之所蒙被於　先王暨我　殿下者卽自有君臣以來所罕之遭逢臣雖至無狀必不以無於心者陳之前有諸身者隱乎上矣臣素性庸懶才又荒疎雖久處通津華途殆若鳧雁於江湖漫浪悠忽都無適莫一切世務果於相忘苟論其當官守職藍丞之謹署紙尾固無以踰人故昔嘗承誨於清燕論及古今人才智能

否臣對以若臣者命之靜坐則或可以自勉若使進一步辦一事則不惟不能必且悔吝　先王以爲自知者明嘗又下教曰予於爾所取者質也成敗利鈍非所逆覩夫以臣之愚鹵其自揣者如彼而以　先王之則哲其俯燭也如是則臣之不可以當務任事不在多言而决矣故臣之辭三銓初疏以錢李二人之事爲喩者非敢曰策勵駑鈍慕仰高躅竊自附於古人刻鵠不成之意而及其再疏也則傾倒囷廩無復底蘊不自覺其僭妄同儕之間往往以狂攘見笑然臣固不以爲戚而　先王亦不以爲罪非徒不以

爲罪又從以印可而曲遂之當時恩造有光千古如
今欲說心肝摧絕嗚呼 先王之盛德何處不天地
覆燾而此恩莫大賤臣之不肖無往非瘡疣决裂而
此事董仝今於仙遊寢邈萬事成陳之後忘宿昔之
要言棄尺寸之所守揚揚施施抗顏躍出據冢宰之
席行銓衡之事則豈惟前後兩截眞小人之無忌憚
也藉曰蒙陟降之俯諒臣獨不泚顙而浹背乎卽此
一段天官一步便是臣不動之鐵限至若鑑不足以
度材量器才不足以激濁揚淸有不暇覼縷也伏乞
聖慈恕其戇而哀其情亟許所請以安賤分仍治臣

逋慢瀆擾之罪以肅朝綱則不但殿下於臣復侈成就之渥抑爲臣追先報今之一大關棙也

辭本兼諸職疏

伏以臣頃陳切至之懇未蒙體諒之恩冒沒蹲據黽勉供仕者今且數旬餘矣集木之憂負乘之懼夙宵憧憧寢食靡安而臣之淸脃善病殆同朝之所共知亦聖明之所常矜念也臣自入秋以來榮衛日覺不調舊疾漸欲闖作而最是目下難强而切悶者卽阿睹之患也蓋臣此疾祟自血枯火盛每有役心勞形輒致苦劇數年以來幾至廢視者屢矣近因重任

縻身憂慮交中忽復如期而發白翳內障赤脉外侵怕日畏風羞明非常咫尺輿薪殆若霧花驟服淸凉之劑連試鍼砭之術源委已深功效少見閉戶蟄伏爲日已多大小公役一切告病私心悚懍其當如何百體之病何莫非切苦於已而五官之用莫先於眼視眼視不明則雖强飯安眠言笑如常卽一無用之人其何以供官職之事而效筋力之勞也臣之所縮職任如銓衡將兵本非抱病者所可久據而如經筵內閣之輪回叅講史局籌司之一同赴坐亦莫非關係要重之事雖使衆人各授其職而一有瘝曠爲弊

將不可勝言今以臣之一身冒兼衆務而疾病若是一日二日延拖度了國體之壞損天工之隳廢罔有紀極卽臣盤礴澒涊之罪猶屬一己上事其不爲累於一初勤勵之　聖德乎悚縮燥悶之極不能按住冒死仰籲於仁覆之下伏乞　聖明俯賜矜察亟將臣本兼諸職幷許遞解以重官方以安賤分俾臣得以優游日月專意調治千萬血祝

辭藝文提學疏

伏以　先大王預定世室誕有成命告　廟領教不日將舉哀慕之　聖心益新靈長之邦籙增光環海

東含生血氣之倫咸有以仰繼述之孝而慰於戲之
思猗歟盛哉仍伏念臣於再昨伏奉敎旨以臣爲藝
文館提學者聞命震越歷日靡定噫凡百有官何莫
非關於治體而至若館閣一途制撰王言羽翼文風
則自古治道之汚隆升沉未或不驗於其官之擇不
擇顧不重歟臣幼旣失學早又竊科幾不知世有文
字間事而尚頺　先大王陶鑄拂拭之恩提撕誨誘
之力題名講製之列致身奎瀛之班此殆僥倖所致
每一反省獵臘根銀尚在欲辨未辨之間曾所叨占
亦云濫矣矧可翺翔翰墨之林周旋黼黻之地使國

朝四百年詞垣峻選復致玷辱墜壞之歎哉卽臣之
昌披狼狽不過鵜梁之譏猴冠之嘲而已其於一初
淬勵之政名器之不愼不惜胡至於斯誤恩一降爲
累不少臣之所懼不過涯分之踰過竊意有虧於則
哲官人之明也惶愧憂歎之極冒具短章仰塵淸覽
伏乞 聖明諒臣匪飾之懇察臣難稱之實亟遞臣
新授提學之任以重公器以安賤分不勝幸甚

因鄭日煥筵奏辭職疏

伏以臣目疾復添無以供仕比日公役一切呈病前
後召命輒皆違逋癏曠偃便之罪金木有餘罰矣夙

宵憂惶靡甘寢食乃於此際得伏見工曹叅判臣金魯忠疏本以前右尹鄭日煥講席所奏爲引者臣竊以爲官人爵人之難愼卽古昔明君哲辟所以勵世致治之術也老臣憂愛獻忠之言不暇及他而必先於此者信乎言人之所難言然邇來登庸非特一戚宰而已則猶怪其言之太踈繼伏聞伊日筵奏始末果以昨年六月以來多有升擢無端爵賞太濫爲辭臣於是聳然而喜懼然而悚繼以恧蹙靡措也顧今恬嬉爲俗頹墮成習自公卿大夫之顯以至章甫韋布之微未聞有韙言格論之進乎上者而不意此奏

乃出於白首宰臣之口我 聖上一初言路之開固
可卜矣此臣之所喜也所悚者臣亦是無端太濫中
一人耳雖彼老成忠厚不欲一一拈出姓名以傷事
體所包之旨已廣所指之事旣同則循辭撫躬惕惕
瞿瞿可謂不凜而粟不煬而汗矣噫考諸往牒官爵
驟升豈無其人而或經術學問見重當時或宏詞博
識爲人所推或勳庸遭風雲之會或懿戚値危疑之
地或奇才異能之士當板蕩搶攘之世待以不次之
位人各異遭用各異途若臣鹵莽無一近似於此數
者而周歲之中自貳卿而躋八座以書生而綰將印

翺翔東西之銓地聯翩館閣之華銜苟論升擢之無端爵賞之太濫豈惟於今無比抑亦從古所罕只緣庸懦之性軒冕爲榮畏約之蹤身名反輕黽勉苟且以度時日每一點檢不覺自慙而自悼今也宰臣所奏雖非專着臣身其所以警發臣羞愧之端喚惺臣瞢騰之夢者奚啻頂門之一針卽臣東隅之失固可以收之桑榆矣玆敢披露肝膈冒恥呼籲伏乞 聖明念四維之大防諒匹夫之微志亟將臣昨夏以後所叨爵秩並賜收還俾得退守本分杜門養疴天地生成之澤豈有加於此者乎

辭大提學疏

伏以臣於本月十八日退自講筵忽伏奉前望恩點以臣爲弘藝兩館大提學知成均館事者臣一聞此報五官失守戰悸成病歷日靡定噫國家之設館閣已四百年典文衡之人菫百許數通以計之大約三五年纔值一兩人然世不以爲稀且曠者難其人故也其人難則其爲職之難又可知矣古之居是職者固皆圭璋特達之器黼黻經緯之才而雖以耳目之所睹記言之要之博學多聞號稱當世之巨擘然後方得擬議於斯然猶睢盱逡巡退讓而不敢當臣是

何人乃敢承乏於望實之外冒占於僥倖之中哉臣質本椎鹵從又失學年近四十童習未變苦無尺藝寸技可以比類於儕輩堂堂 聖朝不患無平生讀書之人而一朝文柄奄屬臣身聽聞之駭惑名器之玷辱誠非昭代之細故也且臣別有所怵然愧悚者文苑故事最重薦法取捨存拔自有主者伏況我
殿下臨御以來除非如承宣之類數遞易與或臨時不得已之舉則大小官職未嘗輕以前望除拜雖兩銓度支將任之不恆新通者必皆鄭重難慎受薦而
命之臣默識欽仰竊謂 大聖人至公之心於此可

見不圖今者遽命前望書入畢竟下點又在萬不近似之賤臣臣愚死罪不敢知物情之果謂如何也臣如合處是職雖曾未叅望當有公議如其不合雖已蒙恩點徒爲　聖明初政之累而亦無以爲榮於微軀此又臣難冒之一大防也瞿瞿耿耿言不暇擇伏乞　聖慈俯諒慚忸悶迫之情曲恕狂妄愚戇之言將臣新授三館之銜亟行鐫削以嚴名器以全微分焉

再疏

伏以臣謬當非常之命慙懼不自勝任冒陳危懇冀

蒙 聖慈之體諒伏奉批旨不惟不允其志願所以褒予而開導之者實非鹵莽賤臣所敢承當也夫稽古而登館閣主盟而闢壇壘古人之所榮當世之所艶也臣本無高尚之志早自攀躋青雲苟使才質聲名足以稱塞是職則雖謂之滿其盼望可矣亦何故徒爲飾讓之態自干虛僞之科哉文衡之於國家爲職要重制辭命則神人之和乖應焉主科試則人才之衰盛由焉兼長成均則士趨之端不端亦有與焉其責任也如彼故關係之大與治道實相汚隆是豈人人之所可妄居朝家之所當輕視也臣自少荒嬉

學無專門饒倖釋褐又犯不幸之戒膠擾汨没遂成濩落六經諸史太半未窺雖蟲篆之小技蚓竅之細鳴戛戛乎血指撮吻視夫刻鵠類鶩者不啻若天淵之不相及臣實自知甚明而抑亦同儕之嘲笑者也試以已著者言之臣跡忝奎瀛已十四五年待罪僚屬以至備員經筵亦首尾五六寒暑其於臨卷而釋文傅義而貢愚只不過備例而進效嚬而退而已初無絲毫仰裨於皇猷之賁飾本源之啓沃每一思惟不覺惶汗之浹背其已著如此則其未試可知今以如此之人授如彼之職使其統轄一國之文柄型範

一世之文風則何異擬鉛刀於象兕之革馳款段於千里之遠哉其缺裂僨敗之患不待智者而立見矣臣厚蒙　兩朝罔極之恩造長短本末無所自逃夷險燥濕義有不避今於是職豈敢以一毫非情之辭模糊糚撰以慢　君父之命而不顧分義之重也歷數四百年來曾無似此文衡則豈惟名實之太相舛直盛世之一變怪也與其含恩怵分冒當不敢當之地以累一初之簡拔以辱朝廷之名器等飾鈇鉞之威少贖慢命之辜也言止於此情亦窮矣伏乞　天地父母曲垂矜憐亟許收還新命回授可堪之人以

幸公私因治臣瀆擾之罪以警來後焉

三疏

伏以臣再陳由中之懇未蒙體下之恩秪爲臣誠淺辭拙不足以感孚　君父之尊亦不能無憾於天地之大也臣之菲才蔑學初不近似於見職前疏旣畢陳無餘今不可更事張皇徒渉瀆擾而惟是前望蒙點之端初疏批旨雖伏承援例敷示之音然以臣愚昧之心伏而思之其大段難安反有甚於不文而冒據是官者大抵文苑一路薦法至重曾經之人雖在竄謫猶得擧人自代此蓋公論只要在下主柄自有

其人故耳前望蒙點始自 肅廟丁卯至于 英廟
壬午合爲七八人然此皆文彩風範夙有聲望屢入
薦圈爲輿論所惜者從而命之非如今日賤臣之素
無名實而突然占據也矧今搢紳間識博詞古號稱
大方者不止一二數則不使無故之前文衡博採時
議薦其可者乃忽簡自 宸衷以畀賤臣實未敢知
聖明何所取於鹵莽也若謂臣文辭有足堪承則旣
乏華國之譽又非副急之才矣若謂臣庇藉先蔭見
聞練諳則亦異乎世居館閣代掌綸誥者矣若謂臣
久處邇密依近日月之光則此非節次推遷之職明

矣反復忖究終未得其說則不能無賤心之滋惑矣賤心滋惑則萬人之惑可推而知矣緣臣一介之濫叨匪據將使萬人之惑及於不敢言之地則在上而爲謬恩爲私與矣在臣而雖滅死萬萬罪固難贖矣臣於數年以來冥升倖占殆無與比爲人所竊罵匿笑臣亦自知今復於此視若倘來不思瞿瞿之義但有揚揚之色則眞不識世有羞恥事而將爲無忌憚之歸臣雖不肖决不敢以暫時身外之浮榮仰累吾君之聖德矣披瀝腔血不能自已伏乞 聖明閔然垂慈卽許收還新命不勝大願至祝

四疏

伏以曜靈莫住此月奄臨　孝元殿祥事隔以數旬
雲鄉之音容永言閟矣嚴廬之禮制將有限矣仰惟
我　殿下窮天之慕徹壤之痛撫時益新若恤之初
大小臣民寃霣憂迫之忱容有極哉仍念臣於日前
伏奉批旨以強覓不當引而引爲教臣奉讀以還竊
不勝抑鬱隕越之至噫臣之三上辭章豈敢效備例
之文苑故事斷斷苦忱出於惜名器憂　聖德而
聖批如是則不圖日月之明亦有時而遺燭矣臣請
冒萬死更陳其不然者夫前望之名雖同其實則不

同者有二蓋昔之以前望受命者皆當世之鴻工鉅匠故匪特當世之輿論洽然亦多至今見稱而若臣則聞命之日自家人親昵已不覺愕然驚瞠憂其踰涯則不出閾外而通國之物情可坐推也此其一也前望之點下非敢曰無例臣愚死罪又竊以爲今日事勢與　兩聖祖在宥之時大有間焉　殿下自臨御以後恭默之容幾於殷宗大小政令未嘗獨運而行之則於此文衡一事豈宜以古有是例不謀諸衆輒垂誤恩於萬萬無似之賤臣乎此其二也然則所同者名也所不同者實也審於此二者則臣之前疏

所謂將使萬人滋惑者誠非過計之憂也且有一段之可以臣證臣者臣之年來歷歷罔非清華要重之職而纔有除命輒皆竭蹶趨承如兩銓之世所稱睢盱之地將任之非其本分者尚且視若固有黽勉行公今此見職雖曰極選亦是古今人所共踐履者也苟無萬一不稱之愧十分難安之端則又何敢屑屑聒聒不顧義分之虧損徒煩此時之酬應有若沽名而掠美然者哉臣於　聖朝其輕重有無特九牛一毛耳位上卿聞國政亦有日矣顧無涓滴塵刹之仰答洪恩而千萬不意之中殆或緣臣之故以累則哲

之明則臣將生無以藉手於　殿下之庭死無以歸
拜於　先王矣興言及此有隕無從伏惟　聖明哀
之憐之恕其愚而察其衷亟賜收還新命回授可堪
以幸公私焉

辭前文衡會圈疏

伏以臣愚昧狂妄急於辭巽跡旣瀆攙語多觸犯自
知辜負金木猶輕　聖度如天批旨誕宣示以不介
之意垂以曲諒之私其除殊渥也其遞殊渥也顧以
糞土之微軀猥荷丘山之重恩此生此世報答無階
惶忸感祝只覺淸血之被面而已迺於昨夜會圈有

命以前文衡召牌奄臨義當竭蹶趨造第念臣四番
陳籲不但爲藹藹不稱之實亦以前望承點恐累
聖德縷縷質言矢心自劃今於以此獲解之後諉以
薦代入叅圈坐則是徒掠辭職之名而暗占自居之
實也不幾於欺天而欺心乎臣雖臭詬顚倒誠不敢
爲此也屢召之下蠢動無路玆陳短章仰瀆 宸聽
伏乞治臣逋慢之罪以肅朝綱焉

辭復拜大提學疏

伏以臣四控苦忱幸蒙鑒褫煌煌 聖批爲龍爲光
庶幾謹守拙分祗戴恩德不意昨者又奉除命欲定

之心神旋覺震越乍安之情踪更歸郎當夫何慈覆
之天未究生成之仁也噫臣之前所必辭乃已者即
自揆賤分萬萬不稱不敢當非常之誤恩也 殿下
所以曲垂體諒者亦出於俯燭實狀不欲強迫之
聖意也上下之情志可謂相孚矣公私之便宜可謂
兩得矣忽於經宿之後有此復授之舉論賤分則不
稱之實自如在 聖德則曲諒之意無終然則下而
依舊是濫叨也上而依舊是誤恩也竊恐四方之觀
聽者尤當滋惑也况今才彥林立不患無可代之人
則必以臣代臣然後朝家方可得一文衡哉即無論

私義之十分懍惶國體之屑越苟且又當如何忝前倚衡有退無進而已玆不得不復爲疾聲之籲伏乞聖明特恢包容之大度以全終始之至澤千萬血祝

再疏

伏以臣於再昨伏奉 聖批以尤無可引之義卽爲肅命爲敎在臣竭蹶之忱固宜趨承之不暇豈敢更事干瀆而第臣難冒之義可引之端前後一揆 聖明特未之盡垂諒察耳臣之前此拜命之時屢以前望爲引故今有此開釋之敎然臣當初力辭之擧只出於非其人而承誤恩恐爲 聖德之累也非敢以

前望蒙點爲歉也今若以復叨之由於會圈揚揚抗
顔得得出脚則是以　君父特簡之恩爲輕於會圈
也以母則不食以他人則居之此於陵仲子所以見
斥於孟子而不得爲廉者也臣雖不識道理誠不敢
爲是也臣之聲望才學眞有萬分一可堪於是任則
前雖出膺固可以無累於　聖德矣自其不合而言
之今猶昔也會圈又豈能使臣心無愧哉由前而廉
隅爲大由後而分義爲重株守難改鐵限已成嶺海
金木伏地恭俟而已嗚呼祥期隔近上下哀遑臣亦
有一分彝性則何忍於此時惟意瀆擾致煩嚴廬之

酬應哉誠以衷情所迫急於控訴鎭日哀籲殆若程課臣罪至此尤合萬殞伏乞 天地父母俯賜鑑裁鐫削臣三館之任仍降嚴誅以治臣逋慢之罪以肅朝綱以安微分千萬血祝

大禮時辭戶曹錢布疏

伏以臣昨伏承批旨以 慈殿爲大禮特賜安心祗受爲教臣雖愚鹵豈不能仰認我 慈聖特別之眷念敢爲此必辭乃已之擧哉誠以大農之財其重與他尤別除非五禮需用之常則尺帛銖錢未或私焉豈可以小民惟正之供俾充戚家之私用乎況大禮

時輸送自有 先王成憲日前亦已祗受則今玆便
蕃又屬無名非但事體之屑越於今日竊恐弊端之
有啓於來後反復思量寧被猥越之誅不敢生領受
之計敢此冒萬死申控至懇伏乞 聖明亟稟 東
朝還寢戶曹錢布輸送之命以重經費以遂微諒不
勝大願

大殿坤殿疹候平復後辭賞典劄

伏以皇天 祖宗默佑陰騭我 聖上疹候遄臻勿
藥之喜爰及 坤殿同時平復 殿宮弭惟憂之念
宗祊有益鞏之勢此實國朝以來所未有之慶蹈舞

歡欣八域同情況臣夙夜於近密之地獲覩 玉體日康酬接如常區區攢祝之忱曷有其極臣於日前伏見賞典下者臣名亦參其中天駟之駿文豹之煥田地臧獲之殷也而又令其家人得以霑祿有一於此尚云稀世之寵章而兼而有之褎然在上此果奚爲而致之哉臣誠惝怳驚恧無地自容臣旣跡忝肺腑義不敢偃處在家一旬之直卽不過職分常事耳初無議藥之責保護之勞則豈可與藥院都相均被首賞也恩賞朝家之重典謬施則屑辭受君子之大防冒承則僭此固上下之所兢兢而不敢一毫放忽

者也臣故於昨日筵席猥陳必辭之義而未蒙允可退又反復思惟終不得其承受之說兹復冒入文字仰瀆於靜攝之中伏乞　聖慈俯諒微懇仰稟　東朝亟命還收臣所被賞典以安微分千萬幸甚

大禮後乞解兼帶諸職疏

伏以臣得忝肺腑之親位視上公侈以疏封榮寵已極涯分亦踰每自撫躬思惟凜乎若春冰之涉不知所以仰答恩私俯全家聲者則惟有杜門屏處謝斷世事息機養拙以了餘生而已況國舅之無得與聞朝政卽國朝以來古規美事也今臣之兼帶諸職俱

是華要緊重之任宜卽援例乞解以便公私而大禮之後旋値靜攝之時未敢瀆擾黽勉至此然臣蹙踖不安之情豈或弛於食息之頃哉如經筵實錄籌司諸兼摻以事面自在應遞至於惠廳簿書之要而經年待罪旣不能綜核辦理致廪庾充行訓局節制之重而跨朔冒據又無以嚴明團束使壁壘變彩有國大事莫過於錢穀甲兵而緣臣匪才將致日壞一日則其區區必辭之願奚啻如渴者之欲飮濕者之求脫也其餘諸司提擧若復一向久縻不思卸免則亦非臣斂跡自守之本意也玆陳短章仰暴微懇伏乞

聖明亟賜諒察將臣兼帶諸職悉許遞改以存國家之舊例以安微臣之私分千萬至祝

乞解兼帶諸任疏

伏以臣於春間講筵猥陳辭免之懇而 聖教以從當體諒爲諭臣退而俟命居然三易序矣中間日月非不知更申區區之義嚴畏主臣不敢累瀆式至今泯默趨走然其兢惕悶迫之心亦何嘗斯須忘也噫臣之處地與他人不侔其爲自靖之道固當口不談時世之事耳不聞朝廷之政消聲屛息寂寂如泉下人然後庶或仰不爲 聖明之累俯不致身家之懼

而今也不然左柄兵而右治財進經席而退籌謨揚
揚滾滾有若非是人莫可然臣之不肖鹵下百無寸
能雖非今日所處其於此固已萬萬不襯刱於清朝
文武林立麻列之時以若才性以若蹤跡縈紆盤礴
久而不去臣亦不自知其何故也倘非我 殿下優
柔於親昵抑必臣之貪饕忘四維之爲大二者不幸
而有一則後之視今將謂何如時亦安知無嗤罵之
口指點之手不起於賤臣耳目之外而有識之竊歎
遂及不敢言之地也 殿下近講綱目漢紀臣請以
漢事陳之廣國之賢焉而見棄西京之治馬援之功

焉而莫與南宮之晝兩漢規模之宏大寬厚非後世
淺薄之比二子之聲名事業蓋亦特出於當時兩帝
之所以待之者如彼而時人之見之者不以爲怪此
豈無所以然而然哉然則臣之不當久據匪據不待
臣今日之言已兆於兩漢之世矣况臣於三載之間
三見幼子之慽情理切酷今秋爲甚此莫非履盛持
滿自速造物者猜怒尚復誰尤而誰怨惟是至情難
制猿腸易斷逆境屢遭蒲質先衰雖其動作語笑強
同平昔神精不免内鑠筋力自致外弛遇事則忘前
而遺後燕處則減餐而失眠忽忽邑邑殊不覺痛苦

之所在一切世務益無所戀舊時痼疾頻見其漸以此精力設欲自策駑鈍不擇燥濕其勢顧不可得耿耿一念惟在卸重負就優閒杜門養痾少保螻蟻之生而已以 殿下天地之仁日月之明雖微賤臣疾痛之呼固將照燭而生成之矣伏乞俯垂矜悶曲加
恩造將臣兼帶諸任無論緊慢並賜遞解俾公事無僨私願獲遂焉

大殿痘候平復後辭賞典劄

伏以天眷大東茀祿方新於昭陟降默佑在上我
聖上痘候遄獲康復太平萬歲其始自今區區慶忭

之忱百倍餘人此際伏奉賞典傳敎下者以臣亦與直宿之末鞍馬豹皮之錫旣極侈蕃而蔭補之恩俾及家人田民之券傳以永世此實我 聖上近據壬戌之已例遠追癸亥之故事乃有是舉然聞命踧踖不勝惶愧之至臣跡忝肺腑責在保護出入臥內周旋侍奉卽其本分而又無如藥院諸臣嘗藥診候之節値國朝四百年再有之大慶依近日月躬當目覩已萬萬榮且幸焉矧復敢貪緣慶會混受無名之上賞哉玆控短劄仰暴微懇伏乞 聖明俯垂鑑諒亟命收還臣所被賞典以安賤分千萬幸甚

辭訓鍊大將疏

伏以臣托肺腑之屬籍藉日月之末光據元戎莅軍事倏已八年于玆矣僨誤之懼日甚一日疾病之苦年加一年志願只在於釋負夢想長結於養閒伏惟清燕之間必垂察眉之明而若其切急悶迫之實臣不自陳 殿下亦何以悉燭之哉兵者國之大事也養以千日用在一朝任非其人必有咎焉我國褊弱兵制疎單京外之所係重緩急之所倚恃惟此不滿萬之一訓局耳然而昇平既久文恬武嬉吏士日渝而紀律弛矣鍊習徒名而行陳紊矣財儲素詘而經

費滋矣雖使智能之將盡其鈐轄之責申明而更張
之或當一朝之用將未卜貞悔之所在顧使白面書
生久專其柄而謂無可憂者豈理也哉臣受命以後
非不思畢力自效毋負委寄之隆而姿性闒劣才具
又乏發號則不能使壁壘改觀而日渝者益狃於懈
惰詰戎則不能使鋒銳常選而徒名者益近於嬉戲
典守則不能使尾閭永塞而素詘者益就於艱匱如
是而八年之間國無他故者非但僥倖於臣卽 殿
下威靈之攸濟耳人苦不自知今臣之自知猶如此
彼三軍之失望一世之寒心當復如何也臣之不事

事久矣然若於未甚壞亂之日擇人而代之猶可以收拾牽補而再若任其蟠泊則已壞者無復餘地未亂者亦將棼如其勢必無訓局而後已念之及此寧不凜然且臣虛脃之質積有憂悴邇來髮落齒搖衰相日添而寂是痰濕成窠胷膈痞閼風火不洩骨節痹蒸血耗而視昏氣升而神短聞聲則尋常悸動處事則前後遺忘以此病情豈堪驅策況天道惡盈人事難全門戶之榮盛若臣名位之隆顯若臣而復得久視於理必無虫豸之知尚惜性命跛躄之心寧忘步趨然惟事務於思慮奔走於筋力一切治療末由

自便倘或一日二日蒲柳先秋朝露有憾　殿下雖
欲久推其恩澤臣雖欲長奉乎起居而可得乎幸賴
天地好生之德迨此暇矣解重任之羈束遂初服之
優遊息形役斂心神專醫藥以治其病則縱不能霍
祛膏肓永作完健之人尚可得少延殘喘與覩太平
之化區區祈祝孰切於此茲敢屢入思量猥暴肝膈
殿下許臣則是國家無將而有將臣無年而有年公
私兩美決於一言矣伏乞　聖明諒臣辭之非飾憐
臣情之莫急將臣訓局之任卽賜遞解以卒生成之
澤千萬顒祝

再疏

伏以臣之日者陳懇是豈得已而不已哉言其職則愈久而愈見其難舉也言其病則愈久而愈知其難強也不可舉而舉之必致於僨敗不可強而強之必致於僵仆明知其必然而因極有地燾覆有天不思仰首鳴號以抒其悶迫窘急之情者雖下愚必不爾耳然則臣之祈免亦可謂不得已而不可已者矣及奉 聖批以元戎重任不可輕解爲教臣攢手顒俟之餘錯愕失圖轉不知爲措然不敢因是而自沮亦不敢不因是而仰復惟 聖明少垂察焉元戎重任

之不可輕遞臣雖愚昧亦豈不知而臣所必欲求遞
者政爲其重任故也若閒司漫職不係國家之大利
害者無才而終身冒據尚可說也有病而長時瘝曠
不足憂也惟此元戎之任國家休咎安危之所在古
所謂太尉與丞相等者竊幾近之臣受任八年一不
事事雖其無病之日常若瘝曠之狀營中之無將元
戎之徒名亦已久矣況自年來朝氣已惰貞祟益痼
尋常事務之應凡百簿書之期率多荒廢一日二日
將至收拾不得以此瘝曠之實加其無才之素訓局
事豈不誠岌岌殆哉 殿下試思臣八年之中除却

耀門闌費俸廩役使吏校果有何戎政整詰者乎有何兵威張皇者乎爲將者自古至今未必人人皆賢猶各有一才一能可以稱道於人而受主之知者自古至今蓋未有至鶩怯至無似與臣比者未審　殿下何所惜而不聽其去也噫臣之所仰藉於恩澤殿下之所親昵於賤品者自與外廷人有異使臣而闒冒貪戀無意於釋柄在　殿下成人之德核實之政既燭其試久而效蔑病亟而務妨則固宜憪然曉牖使其自引而去今乃不然臣苦自陳其情　天聽反邈如實非愚臣之所敢仰揣也臣自承批旨息食

不寧百爾思量爲國家計與爲臣計終莫如一遞之爲得敢將拙訥之辭重犯瀆擾之罪伏乞　聖明亟加慈諒卽賜遞解焉

閣圈後請罪疏

伏以臣卽伏見吏曹判書朴宗慶疏以其姪周壽之被圈於直閣深加不安至誦其亡兄故重臣平日之言而有曰揆以人情庶不相遠有曰緣臣不肖未有公議之見諒末又以遺兄不仁爲引重臣謙畏之心悲切之懇令人感歎然此事之致此葛藤卽臣之罪耳臣於此亦安得晏然而已乎伊日閣圈命下之後

臣與檢校提學臣李晩秀檢校直閣臣洪奭周臣李
魯益先入閣中而重臣晩始赴會故臣問其所以則
重臣答以病作服藥以致差晩重臣旋又問直閣待
教有誰可合故臣等答以吾輩之議在於某某人云
云則重臣謂臣曰吾姪則先兄有所遺言於吾者不
可入圈臣答曰尊伯氏設有遺言此乃人家父兄子
弟私相酬酢之語也至於今日圈坐卽公家事也公
私之分各自迥然旣圈之後去就非所敢知吾輩旣
經議定則不可輕易變改云云則重臣亦曰吾亦非
不知事理之如此而終亦不可以坐視半晌詰難不

肯回聽則晚秀謂臣曰吾輩雖或議定冢宰之言如彼懇到吾輩不如屈意而成美臣曰不然就使故重臣尚在吾輩本不當視其曰可而可曰否而否冢宰之心雖未嘗不好吾輩之執亦有所據云云則重臣見臣迷執不改末乃曰吾旣入來牙牌則已承受而病情則亦難强先欲退歸隨卽起身而去蓋其不欲參圈之意不在於病而實在於其言之不見施然出去之由不以寮議之不合而只以病情之難强則徑歸與坐圈兩無所妨不復挽止若使其出去之時不以病爲辭而以議不合爲引則臣等安得依舊會坐

恬然行圈乎今重臣之疏出而伊日臣等之仍爲行圈實不免率爾顚倒而亦不料疏辭之至此也噫聖人之老老長長盡性盡倫卽不出絜矩二字天下之人情不甚相遠故絜矩之道得以行焉而今臣知識昏闇義理無講不惟不能推絜矩之義於朋儕之間將使重臣叔姪陷於不義可勝懍然而心寒人與人類故情亦不相遠而以重臣疏觀之臣今遠矣雖其忠厚之至微而言外之旨於臣心獨不無內愧欲死者乎詩曰顏之厚矣殆臣之謂也向使臣早從屈意成美之論則豈有是也豈有是也一則臣咎二則臣

咎慚悔之極無地可容略控事實露章自列伏乞治
臣僨誤瀆擾之罪以安賤分千萬幸甚

辭諭善僚屬差出時同議以薦劄

伏以臣於昨晩不意史官臨宣　聖旨以輔養官與
諭善之何所當置爲詢詢問之輒及臣身大是格外
之恩然諮訪之廣不害其察邇之　聖德而謏見之
附對或不爲僭猥之歸及乎夜中又伏見諭善僚屬
差出之傳教有時原任大臣吏曹判書及賤臣相議
以薦之命是舉也古昔三代盛時早教諭之遺法而
我　先王所以訓迪我　聖上之宏謨美制也前聖

後聖心法相傳猗歟盛哉欽頌聳抃之不暇惟是臣所承被其爲格外又非詢問之比則臣竊惑焉夫進賢大臣之責也用人銓官之職也命之薦之固其宜也奉而行之卽其分也若臣者以其跡則朝廷之贅疣也以其官則恩澤之推餘也上下不及左右無當其何敢固有誤恩刺口可否自同於進賢用人之人也耶不在其位不謀其政冒政侵官罪孰大焉招不以皮冠虞人不至聖人與之臣於斯義粗嘗獲聞成命之下怵然靡措略具文字敢控微諒伏願亟收臣相議以薦之命俾拙分獲安國體毋屑千萬幸甚

乞寢折字巾造進疏

伏以臣等待罪尚方提舉之任日前院吏來傳中官奉宣　聖教令本院造進翼善冠者再昨暮院吏又傳中官又以　聖教令所造之冠勿依常制稍變其樣而加紉飾焉臣等竊疑其傳道之或誤而猶謂冠則是翼善冠矣昨晚院吏以畢造令臣祖淳署名於進上單子取見其單子則不書以翼善冠而以折字巾書之故臣等始乃惝怳問其委折則院吏對以中官奉下敎以此名書呈爲宜云云臣等聞此實不勝驚惑抑菀之至也衣冠之於人身所關莫大而冠尤

有所重故士大夫冠則告於朝天子冠則書於策命之曰元服元者上也大也物之上且大者惟天是已首之庇一身猶天之覆萬物故王者之所嚴又莫盛於元服自五帝三王下至皇明曁我東方歷代逮于本朝雖所尙各異爲俗不同沿革損益不一其槪要之一代之飾皆有一定之式不敢輕加變改雖復不得已至於變改當日之君臣上下博詢廣考先定其制度布告臣民而後用之未或無故造次而忽爾變制如今日之爲也傳曰非先王之法言不言非先王之法服不服所謂折字之巾臣等非但不識其何狀

亦復不知其所自出臣等誠鹵莽愧悚然國朝五禮
儀之所未見也本院受教定例之所不載也藉是何
代帝王之所或御如竹皮赤幘之類其非我 列祖
列宗之所嘗御則灼然可知矣非我 祖宗之所嘗
御則卽非所謂先王之法服也 殿下亦何取於斯
也設令常制不合於 聖心顧其所由來則重且遠
矣不宜遽有所變改雖或終不可已亦宜召掌禮之
臣商確以聞而面命臣等奉行則不特事體之鄭重
可見命令之光明今也不然不詢於禮官不命於臣
等只使一二內竪督飭院吏而爲之事體歸於苟艱

命令涉於忌諱寧不可惜之甚乎大抵本院舉行雖若內府其實則宮府一體之義初非人主之私藏故進獻之規常例所在則雖微物必皆具單常例所不在則雖貴物未嘗具單雖曰均是內入具單與不具單之間供用之經與非經自可識其微意今此新式之巾若是燕閒中偶欲一覽則不合令其具單以進也若是臨朝之所當用則臣等雖駑怯無狀固不敢怵迫嚴命使我 殿下御 列祖所未嘗御之巾而對羣臣也此臣等之所未敢曉也書曰不作無益害有益又曰不矜細行終累大德冠制之改不改元不

關於治亂安危之機則改之謂之無益可矣制度儀章　祖宗之所垂遺也雖小節無事而更焉則將損於衮躬誠不可以細行而忽之也况非細行者乎臣等職非言責守是司存固不當輒事煩瀆而愚衷所激不容自已竊附執藝之義聊陳狂瞽之說伏乞聖明淵然深思勿以人廢言克寢折字巾製入之命以光　聖德仍治臣等慢命妄言之罪以警具僚焉

楓皋集卷之七

楓臯集卷之八目錄

疏劄
請寢諸 宮廟別祭劄
辭禁衛大將疏
再疏
三疏
四疏
以備堂引咎劄
辭賞典疏
辭賞典劄

上候平復後辭賞典劄
閤圈日請罷劄
再疏
三疏
辭尚衣提調疏
試望違牌後自列劄
因　閟宮駕還時進圭遲滯引咎劄
王世子三加後辭賞典劄
以司僕提調引罪兼陳勉疏
請　健陵遷奉疏

遷　陵後辭賞典仍請收還所下備忘記劄
再劄
緘行徑尋兼陳情疏
辨金韺秀贗札疏
辭大提學疏
再疏
辭司僕提調劄
乞寢臨弔令旨書
大殿御眞圖寫後辭賞典劄
因憲長疏自列疏

辭大提學疏

楓皐集卷之八

疏劄

請寢諸　宮廟別祭劄

伏以臣於昨日申後伏見傳教下者有　毓祥宮宣禧宮延祜宮藏譜閣懿昭廟遺閣臣攝行別祭之命而以臣充　毓祥宮獻官兼令撰進祭文者其祭文則臣職忝掌綸雖不敢不撰進而其享禮則臣竊以爲大不可也嗚呼國之大事在祀與戎而祀典之嚴且重自上世然矣孔子曰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祀典之於國家治忽係焉其愼

且敬顧何如哉惟我 祖宗聖神相繼兢兢然翼翼然必慎必敬罔敢或忽者亦惟在於祀典是以禴祀烝嘗各有其時薦獻告由各有其名而無時之祭無故之享四百年來未之或有致之禮典按之國乘昭可知矣今此別祭之命實未審 聖意之攸在而義起之何名也書曰黷于祭祀是謂不欽禮煩則亂事神則難又曰王司敬民罔非天嗣典祀無豐于昵嗚呼祭祀者追遠報本之禮也古之聖人有五十而慕者有三牲而養者其生也則洞洞乎屬屬乎若將不及其沒也則吉蠲之饎未始不疎闊而或懼其黷或

戒其豐者何也良以鬼神之道幽遠而尙靜其著也昭明焄蒿悽愴洋洋乎如在而不可度思故人之所以事之者極簡潔而主畏敬不敢瀆屑焉耳不然聖人之孝豈不欲時時而享日日而祭之哉使傅說祖己非聖與賢則已如其聖與賢也則天下萬世之有國家承祀典不監於書之訓而于誰之監哉抑又聞之記曰喪祭從先祖嗚呼今日八域萬姓之大且庶庶績百度之盛且該莫非我 祖宗所刱紀制作而我 殿下特爲 祖宗守之耳況其祭祀之禮莫大於有國而或非 祖宗之所垂則豈所謂從先之義

哉以 殿下高明之聖學曾忽遺燭於此者臣實惜之日前文禧廟別祭之行也臣已不勝驚悚憂愛之忱而出位是懼泯默縮伏今玆攝享之宮與閣與廟之事體之尊嚴重大又與文禧廟萬萬不同而臣旣當承命駿奔則愚衷益激不能自已區區微見誠有符於執藝斷斷苦忱庶不涉於越俎玆敢齋沐朝房猥陳劄本伏願 殿下留神澄覽亟寢成命仍治臣深夜瀆擾之罪以肅朝綱焉

辭禁衛大將疏

伏以人臣犯慢命之罪者雖疏遠之蹤冗散之官必

誅無疑況以臣之地當莫大之任始自禁中而徑歸
終又違逋於庚牌固王法之所必誅分義之所當死
臣方膏鈇飾鉞之是俟顧何敢饒舌煩黷重添瀆屑
之罪哉然而疾痛勞苦呼天呼父母人之常情也彼
天與父母不能祛我疾痛弛我勞苦呼之者明知其
不能而猶不得不呼之若明知其能祛能弛則呼之
又奚暇擇音　殿下於臣天也父母也而今臣之所
疾痛勞苦者　殿下欲祛斯祛欲弛斯弛則臣又安
得不披瀝肝血大聲疾呼以冀　聖心之曲垂矜憐
也噫戎垣之職本不襯當於臣最初出脚豈臣本心

即不過因極無地時勢巧值黽勉因循不敢言私耳使其始拜之時得如今日之無故則臣雖骪骳憒劣斷乎其初不敢出矣以是頃在元戎屢陳衷懇畢竟蒙被恩許而後已臣不以獲臣之初心爲喜竊喜其不以臣累淸明之治不以臣言之得請爲榮竊榮其苦心之幸燭淵鑑自謂上下俱美於千載身分已了於餘生千萬慮想之外忽有此禁營之新命惝怳愕眙若夢非眞豈生成之澤有間於終始而然抑臣之死期將迫乃有此不期然而然臣未敢知也臣之平日微諒 殿下之所已悉也今無可從新覼縷者雖

以己試之績言之八年訓局全不事事戎政虧墮而
莫之振刷財儲匱竭而莫之捄存取譏於當日貽笑
於後來更僕可數自知甚明今若復使之居此則今
日之臣卽前日之臣也將使他日之禁營復爲前日
之訓局臣雖無恥寧可甘心朝家亦何苦旣使其壞
了一營而復使壞一營耶抑臣之所瞿瞿者別有所
在訓局遞解之後臣之親戚朋友多有爲臣問將來
去就者臣對以出脚非本意也許解卽 聖恩也聖
明旣察我心曲必不當復有此除縱或有之非國有
緩急事則終不敢更膺以負吾心夫言者身之文也

傳曰白圭之玷尙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臣之
此言非特臣之親戚朋友之所聞知卽亦天地鬼神
之所共鑑臨臣雖欲忕威貪榮抗顔承命人必唾罵
之不已而犬彘將不食餘矣臣何忍爲是臣何忍爲
是言至於此有隕無從想不待省覽之畢而惻然於
聖懷也伏乞　聖慈亟命收還臣新授禁衛大將之
命以遂微賤之私願仍治臣屢犯逋慢之辜以勵臣
分焉

再疏

伏以臣於昨日五犯逋慢之辜一暴危苦之懇跡旣

涉於罔赦情則在於必察中夜彷徨瞻望　宸極竊
自謂不干鈇鉞之誅則竟蒙鞶帶之褫矣及承批旨
不惟山藪之量特示包含之大所以開導而慰藉之
者逈出尋常臣非木石寧不知感然臣必辭之義有
不敢以是自解而止則請更沿牖迷之愚言而冒昧
仰復焉　聖批有曰禁營異於元戎夫營門固有大
小之不同然其有兵而有將有紀律而有典守則初
不以大小而有間矣蚊蝱之力固不可以負山而亦
不可以舉羽則及其僨事而敗績亦不以大小而有
間矣臣是已僨已敗之人也明知其已僨已敗而猶

曰試可而後已則不知此舉將爲國家乎抑爲臣身乎自臣而言之則必不欲再僨而再敗者未必非息黥補劓之方自朝家言之則必使之再僨而再敗者何異驅而納之罟擭之中也臣雖無狀亦 殿下休戚與共之物則宜推其好生之德而不宜視其觳觫而不之恤也 聖批又曰倚毗則甚重辭則反是小事噫臣受 先王知遇之深得以有今日則其願忠竭智之心豈不思古人鞠躬盡瘁之義而姿性椎鹵才學俱踈萬不足以仰承倚毗之隆眷則實臣之平日所自恨自悼而愧憤欲死者也雖然竊敢謂倚毗

之重自有其實而不在於他臣之依近日月奉承帷
幄亦已有年矣　殿下臨御講筵則臣竊願　殿下
勿忘勿助格致誠敬之工克臻高明廣大之域矣
殿下延接臣僚則臣竊願　殿下虛己推誠都俞吁
咈之風庶見明良喜起之盛矣　殿下躬親萬機則
臣竊願　殿下若括有度若秤有權泛應曲當從心
而不踰矩矣　殿下憂念民事則臣竊願　殿下若
恫在己如保赤子以迓續天之永命矣　殿下欲整
綱紀則臣竊願　殿下正躬率下發強剛毅雷動而
風行矣　殿下思愼刑政則臣竊願　殿下哀矜惻

恒大小輕重各適其情而期於無刑矣　殿下留意
戎政則臣竊願　殿下戒存桑土守在四方不止於
赫然耳目之觀而已矣　殿下叢脞勤勞則臣竊願
殿下澄神省慮節宣保嗇不以無益害有益矣若是
者皆臣之爲　殿下至願而夙宵之所欵欵耿耿也
臣之不肖於此數者雖無涓埃之所自效惟其一片
衷赤有可以歷百劫不泯者　殿下於此數者苟不
以臣之不肖而副其衷赤之所至願則　殿下之所
倚毗於賤臣者孰有重於此乎若其官爵任使之際
則惟當視其能否量其得失而處之而已況臣之從

前敭歷文武殆遍在朝罕比豈在今日以一將任有
無論其倚毗之輕重哉又況臣於　殿下常承優禮
之渥而有非疎逖之比則其心宜其見諒於上其言
宜其易感於尊而今於辭巽之節　殿下旣知其爲
小事而猶不許之小事如此則大事尤可知也臣於
此實不能無憾於天地之大也且臣聞之君子不薄
人於險臣之昨疏所陳便是失言於　君父之前也
焉有人臣失言於君父而自食其言者哉今臣可謂
進退維谷而猶復迫之期於自食其言而後已則臣
之遇險亦莫險於今日又焉有　聖人在上謂之優

禮之臣而使不得自審其去就如此也抑塞悶迫之極言不知裁伏乞 天地父母哀之憐之亟賜遞解之恩以卒生成之澤千萬泣祝

三疏

伏以臣之虛縻重任閱五日于玆矣迷執莫回而誅罰不及危衷屢控而恩批愈隆臣分由是而蔑矣國體由是而虧矣臣分之蔑猶臣一身上事國體之虧其弊安歸名以將兵之臣偃蹇不受命至於此久而朝廷莫之誰何臣誠未之聞焉如是者不伏當律國安得爲國臣亦自知其萬萬不可曾謂日月之明反

有所遺燭也臣於再承批旨之後亦嘗廢寢與食反復思惟以求其可出之說而不得其一求其不可出之義而得其三焉古人云量而後入不入而後量臣之材力實有不勝任之懼與其趨走爲恭終底僨誤之罪無寧以慢命被責之安於心此其一也上下相持久矣人之論臣之去就者見臣之得請則將曰其辭也非飾故能見孚於 君父也見臣之不得請則將曰其辭也不誠故 君父不之信也此其二也人臣之罪莫大於無禮士夫之行莫先於知恥臣之日前兩疏亶出衷曲力言之不足至於質言質言之不

足至於矢言知臣罪臣俱在於此臣若無諸心而徒有其言是欺天也欺天者非無禮乎有其言而不顧其行是欺心也欺心者非無恥乎無禮無恥何以爲人此其三也設使臣無此三者臣下之辭官未必非治世之常事則當辭而辭宜許而許非所謂臣主俱榮者乎況此三者之中其上二欵猶是可出不可出之間其下一欵出不出之間人道之消息係焉臣自知其如此而黽勉冒出則是臣不以人道自待也
殿下知臣之如此而一樣強迫則是　殿下不以人道責臣也臣顧安忍腰符門戟以爲榮寵哉嗚呼以

臣之地抱如此之義而不能得之於 殿下其悲苦之辭迫急之情殆若窮人孤兒之靡所依歸者理固有難諶而亦不可使聞於隣國也臣情已窮矣辭已竭矣逋慢之罪已積矣嶺海鈇鉞伏地恭竢而已惟

殿下察之

四疏

伏以臣冒進則四維之防嶄然於前哀號則九重之聽邈然於上積偃蹇之罪而鈇質不可得以伏矣抱迷頑之性而株守不可得以改矣始也遑遑而汲汲今焉倀倀而伈伈召命殆近於羈縻違牌有似乎程

課不知往古來今亦嘗有如臣今日情地者乎噫人臣之事君不以奉令承敎爲能惟以去就不苟爲禮人君之使臣不以官爵寵利爲專必以勵廉知恥爲禮此蓋有君臣來上下維持不易之正義也三代之盛尚矣無論雖以後世君臣之間言之其臣至誠力辭而未有不得於其君者如汾陽之辭尚書司馬之避樞密或值板蕩之時或在眷遇之日而兩主之不奪其志者豈其威有所不及而令有所不行哉誠以君臣之貴莫大於知心而禮使之義爲之先也彼唐宋中主之所以處其臣者尚如是以 殿下比隆三

代之聖心反不以唐宋中主之處其臣者處臣豈臣之所期於　殿下哉伏況臨御以來十有餘年上自大臣卿宰以至位卑跡疏之人凡有難強之情克讓之節或面　聖而陳懇或奉函而自達無不細察其諒曲循所請遂物成人之澤洽於臣隣久矣今獨於臣非有必不得已之故必不可許之端而藹藹其不賜鑒燭靳靳其不垂恩造臣所不敢曉者也雖復以臣例臣訓局之重加於禁營控告之辭遜於今日不過再瀆便蒙一俞傍觀代切感祝一世視爲榮華咸曰　聖主爲成其美也其人不愧受知也今則不然

語其任則反輕於前日論其勢則殊異於已拜苦心可質神明矢言出自其口章牘則今至屢舉逋慢則已踰一旬力請之言必辭之義可謂百倍於昔而殿下不之槩念者不惟臣之不能無訝於前後蒙被之絕異一世之問臣者臣亦無辭可應此又臣所不敢曉者也大抵初再兩疏之前臣之黽勉趍承猶有可諉之說初再兩疏之後雖婦孺輿儓之賤亦知其決不可出者政爲其無禮無恥如第三奏所云也臣之顧畏於此豈自爲其身計哉亶以托跡肺腑八方具瞻去就之際不敢不爲　殿下自勉焉耳臣之衷

懇至此而底蘊都盡倘 殿下回日月之明推天地之仁則臣可以先咷後笑自厠於人類如其未也方命之懼有死而已眞所謂哀之命也不哀之亦命者也血泣攢手輒復疾呼伏望 殿下少加諒察焉

以備堂引咎劄

伏以人情狃於玩愒職分隳於怠荒非明時之所宜有也昨日諸備堂處分嚴截庶可以振弛綱而警渝俗臣於滿心慚悚之中亦不勝非罪伊榮之喜矣夜中伏見邸報則臣名現告旋歸寢已之科而銀臺之臣至承問備之命臣又愕眙瞠恍益不知措躬之所

也臣雖蒙被朝家優異之渥凡百體例視他崇秩卿宰煞有不同之處然顧其職則籌司之提擧也題其名則座目之首行也况其常時之籌坐賓對懸病不叅者不過是流來之俗規初亦非國典之所載則昨之懸病直是無端今以無端懸病之故特勘諸臣恬嬉之罪而臣以首犯占便之人獨漏衆所被譴之列者揆諸事理實是斑駁此非但臣一己廉隅所不敢安抑亦有違於 聖朝公平綜核之政也且朝廷之設官授職非惟其名亦惟其實今也名曰備堂而恒居不行備堂所當行之事有罪不被備堂所同被之

律則朝廷寧有此備堂之實臣亦安用此備堂之名哉名實兩乖四無攸當是尤汰冗省行之所宜先也反復思惟不容自解玆敢冒入文字仰瀆 宸嚴伏乞 聖明亟降威罰俾刑政無偏私義獲安區區之願也

辭賞典疏

伏以我 先大王御製全書校印功訖進呈禮成內而弘璧琬琰之重同其序外而金匱石室之秘同其藏謨訓垂裕於方冊而 宸孝寓羹墻之慕雲漢摛光於人間而遺庶慰弓劒之思臣躬與是役目覩盛

事一喜一愴不知所云乃者推勞之恩至蒙錫馬之典益不勝感愧之交幷也噫今日之卷帙卽昔年之編摩也今日之印呈卽昔年之寫進也追惟往躅怳若隔晨欲語而聲先咽欲覩而淚先滋孤忱獲遂於終事賤名猥托於不朽榮已極矣願已畢矣尚亦何心復當賞賚玆敢略控短章仰瀆 宸嚴伏乞亟賜收還以安微分千萬幸甚

辭賞典劄

伏以臣卽伏見傳敎下者以 列聖御製合附本編印呈進之故諸閣臣皆蒙賞典而臣名亦列於鞍具

馬面給之典聞命惝怳誠不知今日恩賞之濫何至
於此極也臣竊伏見國朝故事又嘗仰覩我　先大
王在宥之日凡係飾喜推勞之典務皆嚴簡而其著
于令者則曰一人雖兼數事毋得疊授　列聖相承
罔或有違蓋以勵世化俗之具惟刑與賞而僥倖之
啓賞又有甚故其愼之也如此焉耳今此合附本與
全書　御製之役事體初非兩般成命又在一時全
書方校合附且編始終一致無有間隔其印役之先
後特不過事勢之自然而已豈有佗哉臣於全書呈
進之日已蒙錫馬之賞而曾未幾月又承此命罔功

蔑效之歎前後等耳以此辭巽猶涉小故一人數事尙不得疊授一人一事再蒙殊典古有是否然亦只臣一身上廉隅又何足恤臣所慨惜者卽今日恩賞之濫恐有違於我 先王曁我 列聖朝著令之本意也傳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又曰監于先王成憲賞罰者憲章之大者也賞而不愼何以爲國欲法堯舜當法 祖宗今 殿下承 祖宗之丕業所以光前烈貽後謨者其不在於由舊章而監成憲哉臣愚狂僭不勝憂愛因端仰勉不避冒觸伏願 殿下俯垂澄省亟命收還臣賞典繼自今益懋明辟愛惜嚬

笑之戒俾勵世化俗之具無及於濫則國家幸甚

上候平復後辭賞典劄

伏以皇天　祖宗默垂景佑　玉度漸臻於天和縟儀將舉於嵩祝　殿宮回憂而日豫中外相告而雷歡此誠我東方莫大無疆之慶豈蕪辭拙筆所可形容其萬一哉善端生於病餘至戒存乎少愈此古昔賢哲之格言至論也伏望　殿下勿以已瘳而遂忘疢疾之憂勿以粗安而或忽強勉之方體天之健合天之德享康強之福恢奮勵之圖用答我百僚萬姓攢手拭目之忱豈不休哉豈不盛哉仍念臣於今玆

賞典有不任怵惕而愧辭者出入臥內起居保護卽如臣者之常分耳藉使眞有可紀之勞本不當論及況百餘日來不過隨行而進逐隊而退實無涓塵之效而徒積猥越之罪矣厩馬鞍轡之副家人祿仕之推皆所謂上賞殊典也以何功勲自與外廷嘗藥之臣混同蒙被也若臣之靦面汗背固不足恤其不有損於惜嚬之大德乎玆敢冒入文字仰暴微諒伏乞亟命收還以示 聖朝重恩賞之意不勝幸甚

閣圈日請罪劄

伏以閣圈有命以臣有檢校提學之銜牙牌臨召矣

在臣不俟駕屨之義固宜卽地趍承奉行之不暇而
臣自春初以來長嬰疾病劇歇無常勞苦倦極世念
灰冷呻吟沈痼生意都索以是之故陪扈之班庭賀
之儀俱不克隨諸臣後而旬朔起居之曠將至百日
之久此豈臣所樂爲而然哉疾病之中固又有不得
不然者耳伏惟 聖明或已垂照於此矣牙牌體重
例不敢違傲而目下病狀近又添苦宛轉床笫蠢動
無路由前由後臣分都虧有臣如此生不如死玆敢
忙陳短劄仰瀆崇嚴伏乞 聖明亟治臣違逋之罪
以存舊規仍遞臣檢校之任俾圈事無滯千萬幸甚

再疏

伏以臣抱悄悄之殷憂纏采薪之微疾重犯慢命之辜再煩呼天之舉惟鈇鉞飾威是俟乃 殿下不惟不加之譴何半夜史官臨宣 聖批首尾一百六十有三言言鄭重字字曠絕燭宵人之情狀則不啻象物之鼎也察微諒之紆結則不啻容光之照也矧惟責勉之敎迥出尋常尤非糞土賤臣所可擬議而堪承者歷數今古爲臣子而得此於君父者凡有幾人使臣卽地塡丘壑夫安有毫末所憾使臣磨頂而放踵亦豈能答此隆恩至愛之萬一也哉百回擎誦

只有淸血之被面雖然臣之微諒卽臣之所不欲明
言而　殿下旣忖度而明敎之臣請亦因是而明陳
微諒之必欲自靖者焉噫臣本倥倥無足爲人而迺
自弱冠之年過蒙我　先大王知遇之恩拔之韋布
之中置諸帷幄之列敎之誨之恩斯勤斯謂其愚直
無隱尙可以不自欺而欺君乎昔華衮之褒發於筵
席絲綸之間逮夫末年屢勤心腹之諭遂忝肺腑之
親欲語則眼先泫欲思則心先摧此皆　殿下之所
親承而洞悉也臣之事　殿下今又十七八年之久
雖復跡異曩昔責非官守無涓埃圖報之可言惟是

盡瘁之義願忠之心不敢有改於愚直之性苟或有非幾之貢彥聖之違干紀而慢天亦必莫逃於淵鑑之昭矣臣之本末長短不過如是然頭顱已判桑榆已迫介日下之世級涉難盡之險塗賴天之靈幸而臥蟣於牖下則上之可以不辱先王簡拔之恩中之可以不累殿下平明之治下之可以全其所賦之理歸之於天苦心至願庶幾神祇鑑臨而其奈處世昧方自信旣篤見幾不早冥擿逾甚一朝乃爲怪鬼不逞輩所簸弄潛售基間則借臣身爲孤注暗藏機括則視臣友以楔楦狂瀾起於平地疑雲翳於白

日凶錄流播而哲愚同迷獄情模糊而輿人皆惑喧騰睢盱式至今未已大凡人之於人知之者常寡不知者常衆臣既不能門到戶說以明其不然則娼人惡行也誣人大罪也近而搢紳之言遠而八方之聽知臣者尙可以諒臣不知臣者將謂臣斯何臣於是伏而思之一則臣行己之無素也二則臣不幸而在世也忠信篤敬聖訓可徵而臣未能焉有身大患至人所歎而臣實蹈之臣之得此於梁楚者吁亦無異矣臣又伏而思之夫人之心固亦有娼人誣人之心故疑人之蓄此心人之事固亦有娼人誣人之事故

謂人之辨此事臣之畏人亦猶人之加臣又豈敢安
於心哉臣心臣自知之　聖明臨之在上固可以不
疚而無恐然投杼倘起於屢至鉗市或緣於不去臣
何足言朝廷斯辱矣又或臣今日之云心口異應既
以自掩復敢罔上則朝家之涵容不亦失刑之大者
乎一自獄事收殺之後反覆思量究所以處其身者
則惟有杜門息影沒齒自靖而已此豈臣甘自阻於
殿下者哉其心未白其事不明則眞無面目自見於
殿下耳夫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卽古人之所不
能也離毀辱之謗隳先王之明又古人之所大懼也

臣雖不肖亦嘗粗聞於斯義其敢自負其初心而不終於自勉乎臣之蘊此日月亦旣多矣嚴畏慚痛囁嚅而不敢言今始冒死而歷陳之嗚呼臣之所處旣異於人或當朝家緩急之際固可有自效之義若復包羞冒恥束帶趨走於平常無事之日非臣之所敢出也知臣罪臣實在於此惟 殿下哀矜而垂諒焉至若閣圈之命臣之出與不出元不係於圈事亦非非臣莫可者則成命之待臣遲延亦甚苟艱伏乞另飭他僚而亟行焉

三疏

伏以臣頃將咫尺之守猥陳披瀝之懇及伏承批旨
縷縷開釋之敎旣勤且至至以分數之不當爲勉臣
誠惶實感激而繼不能不慚懼而抑菀也凡人之事
尠得其中故聖人有過猶不及之歎今臣之所云旣
非金秤秤來之義則　聖鑑之燭以過分非不至當
而臣愚妄度竊恐日月之明其於照臣之本心猶有
所未盡也嗚呼臣之迷不知變豈專以恇鬼不逞輩
所簸弄悻悻然若效人較挈之爲哉竊自傷持身無
狀涉世昧方橫逆之來爲可羞而惡也　殿下試思
夫此言奚爲而至臣哉使臣而誠信有可以感孚於

人者則此言至乎必不至也使臣而威重有可以鎮服當世者則此言至乎必不至也使臣而削迹斂影人不知其存亡則此言至乎必不至也於斯三者臣不能有一而徒沐恩澤久涉險艱進則乏納約之誠退則無明哲之識難化者氣質而疎虞愈甚可畏者物理而滿盈未已畢竟使爲鬼爲蜮之類售其揶揄之態而試其竊發之機其視古所謂德勝妖智遠害者爲何如也動心而忍性反己而自責皆聖人之至訓而所以啓憤悱之心擴羞惡之端者也臣於此聞惡聲如風過耳見濁水猶可濯足油油然不自知而

揚揚然若無所事則其有壞於名敎姑舍曾謂天壤
間有此靦面目昧知覺之人乎大抵人情之用喜怒
哀樂猶可以強作亦可以強制惟羞惡之端有眞而
無僞不容人安排作與制皆不可以強爲蓋其本出
於義故無回互委曲之意而一發於端便形于色者
也今以臣之所值使號於衆曰此人此值可羞而惡
乎不羞而惡乎如曰不羞而惡非臣之所敢知也苟
曰可羞而惡人之情亦與臣同矣又號於衆曰此人
此擧出於羞惡乎不出於羞惡乎如曰不出於羞惡
亦非臣之所敢知也苟曰出於羞惡臣之心亦未嘗

遠於人矣然則臣之遭非理而思自靖固不可謂全
欠於分數而屢承恩教不敢遽改者亦不可謂大悖
於義矣泰山之重而或輕於鴻毛謂其宜也匹夫之
志而可奪於三軍謂其守也臣雖昌披擿埴狼狽如
此然顧其身則斯文之徒也喬木忠貞之餘也　兩
朝使令之舊物也於其出處之間其敢不晝宵商度
窺得一二分道理而輒敢質言於　君上之前有若
嘗試而邀寵者哉汙不至此天必厭之矣噫臣之自
靖與否苟有關於國家之治忽世教之汙隆冒沒彈
冠復入脩門尚可諉也問其人則不過椒房之私親

也問其事則不過起居之小節也騈指曷補於全體飛鳧何與於江湖以此去就仰煩酬應正恐使高眼人觀之尚不滿一哂況可有始而無終己發而旋止重取八方來世之所嘲笑哉伏乞　聖明察臣自守之心非干人事諒臣自暴之言斷出血忱勿復以敦勉之誤恩俯加於臣城闕田野之間許其任便居住使得歌詠　聖德優游卒歲則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也

辭尙衣提調疏

伏以臣情病之實前者屢次劄疏己悉陳暴今無可

疊牀而即伏聞下政院之敎有明日尙方進上一提調入來呈進之命進上之呈進本院提調之職也雖微下敎臣若無故則固將舉行而近日賤恙又添寒熱之証經歷之苦殆同朝之所共知也目下澌頓沈痼之樣戶庭之間亦不得窺涉故纔已送言於二副僚堂以爲推移呈進之地不意遽奉此敎悚悶己自萬萬而仍伏念旬月之內旣無起動之望明日以外連有 誕辰進上相値則其何以每期僚堂之推移乎且無論緊漫官職不宜㵟曠而況此本院提調有緊而非漫者哉與其常常推移之苟艱無寧陳懇獲

解之爲當据實治劄之際史官忽又來宣　聖旨顧此循例之擧行院吏聽承傳足矣政院之知委足矣而至於史官之傳諭此誠罕有之異數惶隕感激靡所容措然疾病之來有非蒙被異數而可以自爲加損者殑殑之中孤恩慢命徒切生不如死之歎而已伏乞　聖慈俯賜矜諒亟遞臣所帶尙衣提調之任俾便公私不勝幸甚

試望違牌後自列劄

伏以臣於向來靜攝中數次承候之擧蓋爲粗伸區區憂菀之微忱而已非敢爲因緣出脚之計故復廢

起居之禮兼曠班聯之事倏又再易月矣不意名入
試望天牌遽降顧臣微諒旣如彼而加之近日以來
不戒風寒外感內傷形証非一呻苦昏墊不省四到
不得己冒昧違召繼伏奉違牌人勿爲呼望之命誠
不任惶隘之至噫情如可強則固將循例行不可廢
之禮何試役之必違乎病非可強則試役何論雖不
可廢之禮亦不得不廢矣情病之實大抵如此兹敢
率具短劄仰瀆聰聽伏乞治臣慢命之罪以肅朝綱
焉

因 閟宮駕還時進圭遲滯引咎劄

伏以　闕宮明薦　聖慕克伸經宿勞動　玉體采康區區慶抃曷有其極臣於近日宿疾轉苦未隨駿奔之列徒抱周南之歎曉伏聞還內時知申以不及進圭至被禁推之命而追諗其故則實由尚方舉行之遲滯云事非前聞不勝驚悚噫鑾儀一動百官有司濟濟景從各執其事厥或失次卽有常罰况尚方舉行袞冕圭瑞嚴重殊別郎官胥吏皆在鹵簿之內跬步造次不敢擅離隨時奉御不煩宣索卽四百年不易之規也今此進圭之許久遲滯以致　乘輿之失容近侍之被罪者誠不可使聞於鄰國臣謂當該

隨駕郎官拿問嚴勘該吏令攸司照律定配宜矣而臣久在提擧之任常時若能戒飭郎吏隨事操束今日擧行豈至於是惶恧之忱無地自容玆陳短箚兼效自列之義伏乞亟被重勘以爲溺職者之戒千萬幸甚

王世子三加後辭賞典箚

伏以日月令吉惟我　東宮邸下三加禮成賀儀誕擧雨露旣濡亦惟我　殿下伸慕　兩寢乘輿萬安八域慰延頸之思萬姓共瞻羽之喜區區忭祝之忱豈寸管蕪辭所能形容萬一也哉臣於大昨賞典亦

蒙熟馬面給之命矣竊念臣昔嘗以春坊之官執事於 聖上著阼之日今又提舉尚方獲董 春邸冠服之工以臣之地如臣之幸不惟當世所無實亦前牒所罕龍光洽身志願滿足匪頒之恩雖緣廣慶踰分之懼兼愧罔功其敢安受覩同儻來冒陳短劄仰冀收還言非由於矯飾悚實深於瀆擾

以司僕提調引罪兼陳勉疏

伏以 仙寢祗拜 聖慕克伸鑾車載旋 玉度冞康臣民忭喜曷有其極仍伏念臣於出宮日路上停蹕之事悚懍罔措之懷至于今不容自疏當其命進

駕轎也郎吏轎夫雖曰依例前行前行稍遠以致
聖心之遲待臣之待罪太僕久矣常日若能董飭操
束雖値倉卒宜無是弊此臣之罪也及其進轎而不
御也侍衛之臣焦迫於內軍民之情惶駭於外臣忱
薄言拙不能即地回天致使　至尊露立移晷末又
人夫舁奉事體虧欠此又臣之罪也臣罪至此理合
誅殛伏乞亟命有司勘以當律以爲瀆職無狀者之
戒焉臣因病落後今始自列尤切惶蹙之至臣方俟
勘之不暇然其區區憂愛之弸沸于中又不得不冒
昧而陳之伊日舉行之稽忽固是臣與郎吏之罪而

聖心之暫時激惱容亦無異至於旣進而請御則
殿下試思夫　殿下伊日之駕豈尋常游豫之度哉
語其程則數十百里之遠也百官三軍行走次舍之
徐疾早晏不可以不恤也語其行則以怵惕履露之
感皇皇然瞿瞿然若將求而如不及也明發不寐之
義不可以不亟也夫稽忽之罪罪之則已激惱之發
發非難制豈可緣微細之端反以害重大之事拒諸
臣涕泣之諍起遠近瞻聆之惑擧措顚倒景色愁亂
似此非常之過擧古昔中主之所不爲曾謂我　殿
下聰明仁孝上聖之姿而乃爲七情所使至於此極

哉時移境過之後　殿下亦必深有悔歎之意而苟
或未然狃而遂之竊懼其終累於大德此臣所以不
敢以遂事而勿說也繼自今惕然改圖益懋克己之
工恆存貳過之戒涵養於未發權度於當行則雖造
次俄忽之頃庶幾有中節之美而喜怒之用無所損
於　聖德矣伏願　殿下念哉念哉

請　健陵遷奉疏

伏以昊天不弔我　太母奄棄長樂之奉八域悲慕
何減庚年伏惟　殿下以不匱之純誠承亘創之甚
痛攀號之情皇皇靡逮深壘之容煢煢在疚區區朝

夕所焦憂者惟願　殿下以　宗社生靈爲念順變
節哀深自衛護克副神人眷祈之心也臣於日間伏
承雲觀提舉之命將與宗伯敦匠之臣進詣　健陵
看審新陵禮祔便否是固禮典之不可已者然臣於
健陵宅兆之事常有所憂懼菀結食息不敢忘者敢
此冒萬死敷陳焉臣才薄識蔑尋常學術之蹊徑尚
不能窺其一斑何敢傍探堪輿之玄微上論　山陵
之重大第臣之所欲陳者元非術家之論而所深信
者卽是先賢之言則庶或不歸於無據而自忘其僭
妄矣昔宋朱文公議永阜陵狀首尾二千餘言明白

懇切有曰壽皇聖帝厭世上賓率土哀慕宜得吉土以奉衣冠之藏垂裕後昆永永無極又曰葬之爲言藏也以子孫而藏其祖考之遺體則必致其謹重誠敬之心以爲安固久遠之計使其形體全而神靈得安則其子孫盛而祭祀不絕此自然之理也又曰古人之葬必擇其地而卜筮以決之不吉則更擇而再卜焉近世以來卜筮之法雖廢擇地之說猶存又曰其或擇之不精地之不吉則必有水泉螻蟻地風之屬以賊其內使其形神不安而子孫亦有死亡絕滅之憂甚可畏也又曰穿鑿已多之處地氣已洩雖有

吉地亦無全力而祖塋之側數與土功以致驚動亦能擬災又曰凡擇地者必先論其主勢之強弱風氣之聚散水土之淺深穴道之偏正力量之全否然後可以較其地之美惡凡此皆議狀之要旨格言而可以爲萬世葬親者龜鑑也臣竊嘗以文公之言潛心默驗則　健陵宅兆之大段憂悚不可以爲千萬年之圖者其端甚多岡麓殘慢而欠磅礴蜿蜒之意則主勢之強弱不足論矣形局平露而無拱護遮障之勢則風氣之聚散不足論矣塋域之高全藉補築沮洳之濕四時不乾則水土之淺深不足論矣横落之

支無補單行右逼而高左傾而陷則穴道之偏正不足論矣龍虎不備案對不真禿城高舉而巖石巑岏廣野直連而大川徑走則力量之全否不足論矣若其封莎之常常崩縮濕生之蠕蠕棲息特其微細之患也凡其外著而易見者如此則其內之秘不可見者亦安敢信其必安必吉而無萬一之虞也哉由是言之此政文公所謂擇之不精地之不吉則必有水泉螻蟻地風之屬者而非所謂安固久遠子孫盛而祭祀不絶之理也可不懼然而悚凛然而心寒哉然此非獨臣一人之言也蓋自封　陵以來至于今卿

士大夫之耿耿隱憂無人不抱而若夫術者之洶洶閭巷之切切尤有所不勝道而不欲聞者此殆舉國同情之言也然而臣之不敢輒陳於前此者誠以玆事至敬至謹莫重莫大要非造次之所可仰請而亦非自　上所可獨運而立舉者則茹痛齎菀隱忍四舌將及兩紀今者不幸奄値大故此復不言更待何日況臣微聞方外通術之言　本陵今年年運不合苟如其言祔禮初非可論雖不如此　本陵宅兆之可憂如上所陳決不當復爲因循不思垂裕後昆永永無極之道也抑臣復有所明陳者卽　本陵卜兆

之故也世之不知者或疑是 先大王所睿定之地然其實則不然也己酉遷奉 園寢之後 聖慮常存於他日每於拜 園之日輒有巡山之行如鄉校舊基龍珠寺後之麓是也而鄉校之基 聖敎每以迫狹不稱爲歎寺後之麓諸論皆以傾露不可爲懼及至庚申春幸始審今兆卽府居一地師所告而所謂古軍器庫墟也其時植木如織尋丈之外莫辨有無叢密之內無以容旋略芟幾株然後董移玉趾立而暫審顧敎其人曰欲豁四望將致多斫姑令樹標以俟更審臣於是日陪覲顚末躬聆 玉音自此以

後翠華不復臨而象設竟遽設矣嗚呼痛哉苟使當日行坐無碍眺望如意以　先王庸言之愼庸行之謹不止於一審再審必將經年閱月鄭重取舍寧肯憑數武之地决立談之頃哉　天崩之初奸人自專遽稱遺旨遂制玄隧豈眞　先王之睿定　先王之遺旨也耶此尤臣所痛恨而欲辨者也設使眞是先王之遺旨苟非吉地固當改圖况地固多憾而又萬萬非　先王之意者耶何故而不可容議也噫耐禮旣不可舉於此則新卜吉兆一日爲急而議者多以爲東　陵局內尚有餘穴然十里之迴　七寢相

錯又文公所謂穿鑿已多地氣已洩祖塋之側驚動
擬災者則誠不可以輕議也況外此封標之地亦多
古昔名師之所占今若精擇於其中必有合格安吉
之兆十百勝於　健陵者在矣於是焉卜灤水之遷
而行會祔之禮使我　先大王形體神靈永絶水風
沙礫蟲蟻之憂我　太母克遂同穴之願則一舉兩
全美孰加焉吉慶庥蔭福祚長流聖子神孫克昌克
蕃與天壤無窮　宗廟血食萬年之計將莫急於此
矣伏乞下臣此章於廷令大臣卿宰雜議而審處嗚
呼臣以平日畏慎之心寧欲挺身鼓吻妄論國家大

事仰念 先王不世之恩俯慕文公爲國之誠衷情自激涕淚無從苟使臣言得行於今日則雖明日而死死可瞑目矣

遷 陵後辭賞典仍請收還所下備忘記劄

伏以 先王舉緬之禮 太母從祔之事靈辰不淹倏焉克襄仰惟 聖上孝思悲廓穹壤靡逮區區耿結曷有其已仍念臣居昧節攝行負神明偶嬰毒沴頃刻昏絕絕而復續匪伊所思上而致九重之驚動聖慮過當下而阻終事之周旋徽願莫遂榮感後於悚惶慚恨交於痛苦伏枕輾轉生不如死乃於昨夕

忽伏奉備忘下者便蕃之恩典姑置勿論曠絕之獎諭逈出常格臣奉讀未半五内震慴駭汗泚顙不知措躬之地也嗚呼臣之春末一疏卽二十年來　聖上之孝心也　太母獻敬之遺意也搢紳章甫國人之感言也顧何嘗出自己見而發藉曰出自己見卽亦臣子之當爲非可以稱道者而況臣之於　先王於　聖上乎他事猶然況此事乎縱無槪見何憾於臣雖賜襃錄何光於　聖上臣將貪天而爲功乎抑將靦面而覦人乎事理之不當固有如此然倘　聖上猶以其發言爲不可不論則置諸諸臣之列略示

而意之擧於分足矣今乃首擧而表出之煌煌華衮之褒有若眞有大功之不可刋者是不惟王言之必重必愼不幸有駟馬不及之歎竊恐其榮臣於今日者適使臣得罪於八方也夫何日月之明尙有所遺照至此臣實爲 聖上惜之也歷夜徬徨冒受無心玆不得已收召神精強綴短劄辭不盡意冞增愧懼伏乞 聖上俯諒微悃亟命收還昨下備忘以安賤分

再劄

伏以臣昨拜一劄猥將必辭之義仰冀收還之恩及

伏奉批旨至引己酉昔例開釋備至惶感之中惘然失圖深自恨淺誠蕪辭不足以感 至尊之聽也然愚昧之心終有所大未安者則亦安敢只懷嚴畏不思所以申復于 聖明以俟處分乎己酉錦城都尉之事驟看則有似乎今日臣之所値然亦自有大不相侔之處臣請略陳之錦城於己酉事眞有可紀之績臣則於今日罪固有之功無可言何也蓋庚申舊陵看審之時臣亦嘗以雲觀提擧隨諸臣往來使其時必愼必敬占得萬安之吉地夫安有今日遷奉之擧哉未遷奉則委咎於他人旣遷奉則歸功於自己

此天下負心人所爲臣雖無狀寧忍效之且錦城在當時不過一屬尊之儀賓　先王所以慰藉而嘉奬之者實爲明時盛德事錦城之安而受之亦所謂臣主俱榮者而若臣處地則視錦城果何如也南宮之圖馬援不與還　陵之事雖大豈比於開國之勳哉彼猶然矣臣敢安此當爲而爲乃臣之分當爲而不爲直臣之罪臣所以事　殿下　殿下所以待臣者義不當若是耶　殿下今褒賞之臣而冒受之是所謂上下胥失者也臣復不言從而曰無傷也是錦城之例也臣誰欺欺天乎欺人乎雖然此猶臣多言耳

自有一片苦心之不敢自欺者臣之受 先王恩與天無極臣非 先王何以自立於斯世亦何以邀寵於今日受恩如此而夷考二十年事 殿下之迹則無一非忘 先王之大德負 先王之至意慚痛交中萬死難贖今忽以舉緬 仙寢之故晏然以有功者自居顏皮雖厚生何以對同朝士大夫死何以歸拜於雲鄉哉今之不知臣者必以臣此言爲過千載之下苟有知臣之心者亦必知此言之非誣矣言及於此有隕無從伏乞 聖明哀之憐之亟許收還日昨所下備忘俾微心少安則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也

楸行徑尋兼陳情疏

伏以居諸易得 孝禧殿終祥奄過 顯思宮虞卒已畢舊慟新哀 聖懷罔極憧憧悲念曷有其極仍伏念履雨露而興懷君子攸訓瞻松柏而寓慕人理所推臣之父母墳山在於驪州之地省視經年節物屢變東望歛然不勝感愴際聞塋域之間莎土多損趁早修治不容虛徐情急勢迫不免擅行遄被誅罰以昭法紀臣實甘心抑臣於此每欲一陳悲菀之衷而荏苒未果今始因端仰首哀呼焉臣身單命窮九歲而臣母見背蒙騃已甚喪禮不克自盡廿六歲而

又喪後母而臣父歿於外臣聞急而行中路戴星情理絕悲有如此者且臣早通朝籍長處邇密臣父家居宦遊每相離違實未得一日效人子之職而終抱窮天之慟凡世誰人豈不孤露若臣多憾應尠其匹如使古之孝子當臣之所歷不爲血泣而捐身其必廬墓而沒齒以贖平日不子之罪而臣實冥頑鄙劣不能自辦遂逐紅塵懷戀棧豆式至今未有歇泊歸依丘隴尚矣無論周還堂斧亦復違心昔宋司馬光譏世之拘忌不葬曰至有棄失尸柩不知其處者人所貴于身後有子孫爲其能藏其形骸也其所爲乃

如是曷若無子孫而死於道路猶有仁者墐之臣每誦是言不覺泚顙臣既不能孝養父母以報劬勞之恩顧其罪已通于天而又於其墳墓之事審省不以其時祭祀長託他人經歷幾年恝若拋棄自死者視之烏在其子孫之爲貴自生者言之亦與彼不知其處者何異臣雖不肖猶或知此國典有限不敢有越耿耿鬱陶自貽伊慼者積有年所矣今臣犬馬之齒六十少一衰病漸作死亡無日就使更延極不過十年十年之頃倏如電逝雖一年一省心不足以自慰況一年一省法不可以得諸者乎伏惟 聖明在上

曲察人情凡厥臣僚無願不遂臣亦是禮遇中一物也獨何敢自阻而不竟其區區哉臣跡比外朝有無不關所帶職名無甚官守若蒙 聖慈俯垂哀憐特許臣自今以往常例請由之外迨公家閒暇之時屬時節拜奠之日微稟喉院從便往來則至情可伸於餘生殊渥亦及於已死幽明感結當復如何今臣所請實涉格外近世相臣之有郊居者自陳情悃無碍出入大官所爲臣雖不敢妄效其情之可悲其事之綦重視彼郊居之尋常出入不已有間而恩許之或不至無名也伏地攢手涕泣候命而已

辨金囍秀贗札疏

伏以臣卽伏見廟堂草記以吏曹判書李錫奎照擬金囍秀初仕事請施罷職之典而蒙允矣臣於此有不勝瞿然悚蹙者敢此仰陳焉草記中做作贗札云云卽囍秀者贗作臣薦渠之書以欺銓長之謂也伏聞都政日錫奎早赴朝房以俟門鑰忽有白衣人自稱臣之傔從袖傳一札乃是薦金囍秀是故大臣清白吏金銓之祀孫合於收用之語也錫奎與臣同朝雖近二十年過從旣闊書牘又罕素不知臣筆跡之如何匪人假托亦所非料故認臣眞有是薦而清白

吏子孫收用亦朝家每政申飭者則坦然不疑備擬副望至蒙天點誰知其爲臣之見賣與銓長之見欺也哉囍秀臣尙不知爲誰名字亦於今創見彼銓官亦何以知之特見欺於贗札故也此誠無前之變怪廟堂之以國體請罪銓長雖似不容已者然論罪之不及於臣豈謂其書之伊贗非眞無干於臣身而然耶臣意竊以爲不然夫居銓選者雖山濤許允之以公明見稱者不能任一已之聰明必也稽衆議而採衆見故曰爾所不知人其舍諸假使臣眞或薦人於銓官非不可也苟其人也銓官眞或採施亦非不可

也其書雖是贗作銓長旣認爲眞則其採之也亦非理外之事校人欺之以方而謂子產不明子產將不服故孟子爲之解之然則銓長何罪若以其見欺爲罪則爲囍秀見賣之臣其將晏然而已乎銓長非贗札則必無照擬之理囍秀作贗札而顧乃假臣之名其受奸人騙賣臣與錫奎惟均也臣之所愧憤欲死尤萬萬於銓長蓋臣行己持身素不能取重於當世見憚於小人故橫逆之來非理之值尋常未已甚至年前爲怪鬼輩簸弄幾致狼狽賴天日之明燭得以無事而忽於垂死之日又爲此囍秀者所藉賣命途

之奇恠吁亦甚矣臣生既無裨於國家死將難忘於恥辱思之及此寧欲無言今臣此陳非爲銓長申暴也即自誦其悶苦之情非爲銓長無見欺之罪也謂臣亦宜被見賣之罪也廟堂之不及論臣不亦疎乎玆不得不包羞冒死自列如右伏乞 聖明亟令有司勘臣當勘之律毋使國體偏嚴於銓長而獨廢於賤臣焉

辭大提學疏

伏以臣屬籍濯龍今二十有六年矣青雲宿蹤都歸過劫白首灰念豈及榮途世與君平久己兩忘不意

昨者乃以堂錄之故前望恩點忽縻三館之寵命惝怳驚訝若夢非眞往在辛酉春間臣始以前望謬叨見職屢懇獲解旋被圈選辭免若初蓋臣自揆本分鹵莽荒疎不任淸朝黼黻之事而已豈有他哉今處地之異於前而犬馬齒又加長矣藉曰文苑體貌與他官自別其名猶不幷他前單刋拔顧其身則非尋常外廷之比且臣衰朽昏謬日以益深魚魯之辨拋棄銷亡昔之必辭尙以其一今之重叨自兼其二推是以言 殿下之特畀不無乖於名實臣如冒承亦有虧於廉防名實一乖國事曷修廉防一損臣何以

立一舉而上下將胥失之矣不亦可惜之甚乎召牌屢臨蠢動無路與其虛縻而曠日曷若速解而自安茲敢冒入文字仰瀆崇嚴伏乞 聖明俯賜鑑諒亟命永刋臣名於文衡之案回選當世之俊英以重官方仍彰臣逋慢之咎以昭國綱焉

再疏

伏以 殿下以臣之祗肅恩命謂臣之將行公而然歟臣誠不得已也臣於大昨具陳必辭之義 聖批開釋未蒙允許臣愕眙失圖惶阨轉深政擬改日虔誠申控朿悃召牌卽臨繼而有大臣請對同爲入侍

之命則公私之間緩急義殊遂不免張皇出肅此事勢所迫非得已也豈其謂見職之可以行公而然也若臣決不可行公者則所關非細才不需用人不稱官特其餘事耳臣於見職雖無別般情勢之不可行公實如 聖批之開釋然臣之處地與外朝不同一自壬戌以後人之視臣與臣之自視鐵限於官職非自臣始自古伊然今若藉見職之自別幸承乏於此時揚揚然據文苑之席行文衡之事取捨一時之人才主張瀛洲之妙選其出處之顛倒舉措之狂攘當如何哉臣雖不肖無似托重肺腑齒爵已高一動一

靜爲時具瞻假使臣自昔始拜之日至于今蹲冒不
去有識竊笑雖莫防遮耳目猶或狃慣忽於三十年
寂然闔門之餘擺脫本分一朝躍出昌披狼藉無復
防閑是殆廉恥不具於彝性者薦紳章甫之言卽姑
勿論八方之輿儓婦孺亦必訝歎而駭惑之矣昭代
備官何患無賢必使不可強者強之然後爲盡於用
人哉臣若憚於瀆擾諉以已出泯默擧行而已則臣
之自輕其去就固將貽羞於朝廷不止臣一身之可
羞此豈臣可強而不已哉抑臣之不欲輕其去就豈
臣之欲自重其身政欲爲國家重事體耳方命之誅

尚可自安輿人之謗不可弭也臣情至此亦云窮矣悶鬱之極言不知裁伏願 殿下穆然垂覽亟命遞解臣三館之任俾賤分還他國體無損

辭司僕提調劄

伏以日昨冏寺提擧之差代也伏見 睿旨下者以臣秩視議政有二提擧差出之令臣遂爲一提擧臣於是大覺不安于中謹按通編載有提調二員一員議政兼之文此不刊之式也其何以遽改雖曰小事竊恐有違於式遵之義況臣之位次禮數雖有與大臣相等之處蓋出朝家優禮之典而已顧其實則非

議政也今臣憑恃寵靈冒昧承當則從此罔寺不復有議政之兼帶大非古昔受教之本意臣安得無惶愧怵惕之心乎玆敢冒入短劄仰瀆 睿聽伏乞俯賜照諒亟許遞改臣司僕提調之任仍命以議政差代以存舊典以安私心焉

乞寢臨弔令旨書

伏以臣於震剝酸苦之中昨伏聞臨弔之令旨始也驚悚繼以感泣哀榮所被庶幾使亡者復起然伏竊以爲此事雖云古有其禮國朝數百年來蓋未嘗聞覲焉則銀臺藥院大臣儒臣請寢之言皆是也謂

邸下覽此翻然準許不少遲疑及伏見答令下者誠
賤臣之所不敢曉也臣雖悲擾靡遑請因昨令大旨
而略陳之以親心爲心固莫大之　睿孝臣不勝欽
仰讚歎之至至於此事蓋亦有不必然者自　坤聖
言之內殿之臨幸私第非有國典之所設限抑亦古
昔之或嘗行而顧乃茹至慟含至恤而不思其奔赴
而洩哀者無他內殿之因私故動駕本涉於瀆褻煩
數而　列朝已廢之例不欲復刱於今日也今所以
不得躬臨爲恨蓋傷夫婦人之行遠父母兄弟以詩
經所載列國后夫人妃姬自悼言志之類而已非欲

邸下之代行其禮也且 邸下之於 坤聖雖天倫無間形氣旣分隆殺有别 邸下之一臨弔豈能校坤聖無窮之思罔涯之心也哉無益徒增懷耳此所謂不必然者自 邸下言之 坤聖之憂悴旣屢月矣哀毁又有日矣仄伏聞 玉度凜綴肌理憔損號哭踰節而或有昏窒之時水漿勸進而每少勉强之意 邸下方朝夕不離躬瞻而焦迫矣雖是半日之頃豈可遽舍傍側遠離宮闈以行不急之禮節哉此其輕重緩急自有所當先此又所謂不必然者况此舉與尋常吉慶之禮有異試思古禮先之桃茢之義

其爲凶咎不祥不問可知矧今殯斂纔訖門庭之內極不淨潔加以比日日氣乖常甚妨節宣此時之觸犯勞動其爲貽憂於　坤聖悲疚之懷又當如何豈惟　坤聖亦　大朝殿下聖心之所不容已此豈邸下力拒羣請徑情直行之事乎臣之如是懇懇非爲其事關臣家泯默爲嫌應文爲飾也揆諸事理實有不應然者故耳玆敢猥入文字罄陳愚見伏願离明淵然回思俯賜察納如或終有疑於　睿心將臣劄辭從容仰達於　坤聖以爲不是也則臣不敢復言如或以爲是也則宜循羣請亟寢成命焉

大殿御眞圖寫後辭賞典劄

伏以我　聖上御眞圖寫旣竣厥功我　邸下肅躬奉安祗舉其禮搢紳瞻日表而相賀輿情聞風聲而齊歡太平於焉有象　睿孝由是益光昨伏見令旨下者以臣備員監董之任特蒙內廐馬具鞍面給之典臣一聞是令榮感雖深愧懍居先夫　御眞圖寫自古何限而未有如今茲之盛蓋我　聖上久道化成優游燕閒乃有此七分形容之舉我　邸下粤自摹畫丹靑之初以及糚褙繪飾之末無不周遍　睿思指揮諸工而標題之手書妥奉之躬行誠禮兩盡

毫髮無憾臣於是際侍傍周旋覩罕覯之盛事頗多
藝之令姿榮耀被體欽歎滿心而已自顧其蹤安有
一絲自効之處一塵可紀之勞此猶私心之恧怩況
至輦輿一節臣之待罪奎署太僕積累十年不知
影幀所奉之輦本有舊藏而妄意以常時所御者推
移爲用隔夜始覺倉卒修改屢勤嚴令菫菫及期窘
遁苟且孰甚於此尋常司存儱侗乃爾不被大何
睿度天大雖曰往事思之悚蹙無勩則如彼倖免則
如此顧以何顏冒當上賞敢控數行之劄仰暴厚懇
之衷伏望　离明念恩賞之不可以濫察微諒之亦

有所存亟令收還臣賞典焉

因憲長疏自列疏

伏以臣於近日積受暑熱之傷上滯下泄兼挾外氣殗殗牀席忽於昨者憲長權丕應陳疏後抵書於臣示其疏草臣閱見其本其所臚列金鎔而聲討之者可謂該而又峻此卽近日三司共同之論宜乎其言之如此至於其所引臣所撰進　孝明世子誌文中成服日　坤殿下敎於臣一句語有不覺始以驚悚繼以訝惑也大抵　孝明所告於　坤殿之言其本意蓋謂反身則往事多可悔信人則世人皆各爲其

私此卽統論謂之包含則可實非單有所指而發憲長遽引以爲證於自己之聲討金鑅者不亦驚悚之甚乎且臣所撰誌文本文卽曰世人皆各爲其私云云而憲長又杜改爲奸人難信此臣之所不能不訝惑也憲長之意必以爲　睿意必指金鑅而不露其姓名也云爾以臣愚淺竊恐其不但然代聽以來三四年間金鑅之欺負　睿恩固多其端然上自公卿大夫下至諫諍言議之臣日任其跳踉縱恣而曾未有一個人一言上補　离光半辭下斥妖竪則鑅之罪固無可論彼褎如噤然袖手坐觀之人果非各爲

其私而足以見信於　睿聽者乎抑旣曰奸人而又
止曰難信其於　小朝辭令亦將何如哉況告君之
辭莫謹而嚴故馬欠一足自謂犯罪尋常字畫之誤
古人猶然今曰莫重有關係章牘而引人所撰文字
變幻其字句無復疑難輒徹之　至尊之前不惟使
撰進者瞠然因是而使當日發歎之　睿意遂歸於
一偏而不之思臣實爲此憲長惜其大欠商量也此
事驟看得失秪在憲長宜若不干臣身第伏念肖形
者一髭不似便非其人形骸外也先賢之言難重如
彼今臣摸寫　儲聖之心法而才薄也故　睿志之

所定而不能使愚智同曉綴辭之不工可知人輕也故五官之無闕而不能免侮蔑相加杜撰之莫過不工則不可以垂後簸弄變幻則褻越莫甚矣皇恐慙赧無地自容尤所大懼者幽誌之行世得見者十無二三而疏本之流傳無遠不屆無人不見臣若泯默無辨則當日之 睿意翳而不明賤臣不能闡揚徽美之罪亦將無所逃此臣所以不避瀆撓之懼而輒敢仰首自引於我 聖上悲疚悼慽之下也伏願

聖明亟命今此幽誌勿用臣才薄人輕者之所撰進另使能文而望重者改撰以進以重國體焉

辭大提學疏

伏以臣蒲柳之質歲深時邁癃朽無用日著於狀竊庶幾 天鑑之已詳矣千萬不自意文衡重授之舉乃在於病伏呻唫之中臣深夜聞命蹶然推枕始而驚瞠於則哲之明繼而爲文苑惆悵歎惜也何者臣之猥玷是任今三十有一年矣前後屢除必辭御解而後止者無他自知甚眞微諒有在不敢以是人居是任故耳年前暫拜非得已也職爲傳硯事急推諉無地姑且冒沒舉代冀獲永免而已敢萌僥倖於蹐據區區衷懇嘗以悉暴於淸燕之侍亦庶幾 天聰

徹之必熟矣未審今者何取於癃朽無用之狀而必取之何強於衷懇已暴之餘而欲強之乎蓄新而用舊非使器也推後而居前非順軌也此臣之所驚瞠於則哲之明者也夫遴選之職孰非要重而文衡爲首得其人則黼黻笙鏞之美固可以觀無其人則菁莪柞棫之化不可以贊文衡之於國家所關有如是矣一自端揆入相文苑遂空脉縷之相傳可謂岌岌垂絶而圈點之命忽在是際臣亦爲朝廷拭目以俟其得人及夫薦單之下恩命誤在於臣身　殿下將謂諸人之才不如臣而姑置無妨耶抑以臣之見遇

異於諸人不可以已耶如曰不可以已則臣固嘗屢經其銜雖已無損於榮臣也如曰姑置不妨則文詞自有定價不容低昂爲也今番被圈之數並臣新舊共五人臣請歷陳臣與四人之實試垂照焉臣之蔑裂衰謬卽姑捨無論如朴宗薰之咀擻英華不失規度臣不及也洪奭周之博學強記應用不窮臣不及也徐有榘之力追古轍至老靡休臣不及也申在植之經緯經史主於從順臣不及也此皆今日之良才而捨之不顧最下如臣乃使掩而過之未審昭代之文治何由而成四方之文風何由而振也美珠委而

魚目積則其可謂寶藏乎艾蕭茂而黍稷病則其可謂沃土乎此臣之爲文苑怊悵歎惜者也則哲緣臣而爲累文苑緣臣而遭厄臣雖欲强顔冒恥出而膺命誠不可得披瀉肝膈粗效古人擧以自代之義伏願 聖明俯察臣言之非妄非飾亟賜鞶褫之恩仍命更行圈點揀於四人之間而畀之則不但文苑光而賤分安亦將使中外知量才授官之盛德顧不一擧三獲哉

楓皐集卷之八

皐楓 四